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五

史部四十一

目錄類一

鄭元有三禮目錄一卷此名所昉也其有解題  
胡應麟經義會通謂始於唐之李肇案漢書錄  
七畧書名不過一卷而劉氏七畧別錄至二十  
卷此非有解題而何隋志曰劉向別錄劉歆七  
畧剖析條流各有其序推尋事迹自是以後不  
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其文甚明應麟誤



也今所傳者以崇文總目為古晁公武趙希弁  
陳振孫並準為撰述之式惟鄭樵作通志藝文  
畧始無所詮釋併建議廢崇文總目之解題而  
尤袤遂初堂書目因之自是以後遂兩體並行  
今亦兼收以資考核金石之文隋唐志附小學  
宋志乃附目錄今用宋志之例並列此門而別  
為子目不使與經籍相淆焉

崇文總目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王堯臣等奉勅撰蓋以四館書併合著錄者也

宋制以昭文史館集賢為三館太平興國三年於  
左升龍門東北建崇文院謂之三館新修書院端  
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卷別為書庫名曰秘  
閣以別貯禁中之籍與三館合稱四館景祐元年  
閏六月以三館及秘閣所藏或謬濫不全命翰林  
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等看詳定其存廢訛  
謬者刪去差漏者補寫因詔翰林學士王堯臣史  
館檢討王洙館閣校勘歐陽修等校正條目討論  
撰次定著二萬六百六十九卷分類編目總成六

十六卷於慶歷元年十二月己丑上之賜名曰崇文總目後神宗改崇文院曰秘書省徽宗時因改是書曰秘書總目然自南宋以來諸書援引仍謂之崇文總目從其朔也李燾續通鑑長編云崇文總目六十卷麟臺故事亦同中興書目云六十六卷江少虞事實類苑則云六十七卷文獻通考則云六十四卷宋史藝文志則据中興書目作六十六卷其說參差不一考原本於每條之下具有論說逮南宋時鄭樵作通志始謂其文繁無用紹興

中遂從而去其序釋故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著錄皆云一卷是刊除序釋之後全本已不甚行南宋諸家或不見其原書故所記卷數各異也考漢書藝文志本劉歆七畧而作班固已有自註隋書經籍志參考七錄互註存佚亦沿其例唐書於作者姓名不見紀傳者尙間有注文以資考核後來得畧見古書之崖畧實緣於此不可謂之繁文鄭樵作通志二十畧務欲凌跨前人而藝文一畧非目睹其書則不能詳究原委自揣海濱

寒峻不能窺中秘之全無以駕乎其上遂惡其害已而去之此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厥後托克托等作宋史藝文志紕漏顛倒瑕隙百出於諸史志中最爲叢脞是卽高宗誤用樵言刪除序釋之流弊也宋人官私書目存於今者四家晁氏陳氏二目諸家藉爲考証之資而尤袤遂初堂書目及此書則若存若亡幾希湮滅是亦有說無說之明效矣此本爲范欽天一閣所藏朱彞尊抄而傳之始稍見於世亦無序釋彞尊曝書亭集有康熙

庚辰九月作是書跋謂欲從六一居士集暨文獻通考所載別抄一本以補之然是時彞尊年七十二矣竟未能辦今以其言考之其每類之序見於歐陽修集者祇經史二類及子類之半馬端臨文獻通考所載論說亦然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皆在通考之前惟公武所見多通考一條陳氏則但見六十六卷之目題曰紹興改定者而已永樂大典所引亦卽從晁陳二家目中採出無所增益已不能復睹其全然蒐輯排比尙可得十

之三四是亦較勝於無矣謹依其原次以類補入  
釐爲一十二卷其六十六卷之原次仍注於各類  
之下又續宋會要載大觀四年五月祕書監何志  
同言慶厯間集四庫爲籍今按籍求之十纔六七  
宜頒其名類於天下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傳  
寫紹興十二年十二月權發遣盱眙軍向子固言  
乞下本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所闕之書註  
闕字於其下付諸州軍照應搜訪云云今所傳本  
每書之下多注闕字蓋由於此今亦仍之王應麟

玉海稱當時國史謂總目序錄多所謬誤黃伯思  
東觀餘論有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鄭樵通志校  
讐畧則全爲攻擊此書而作李燾長編亦云總目  
或有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今觀其書載  
籍浩繁牴牾誠所難保然數千年著作之日總滙  
於斯百世而下藉以驗存佚辨真贗核同異固不  
失爲冊府之驪淵藝林之玉圃也

郡齋讀書志四卷後志二卷考異一卷附志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金華縣志卷之五目錄類一  
五  
讀書志四卷宋晁公武撰後志二卷亦公武所撰  
趙希弁重編附志一卷則希弁所續輯也公武字  
子止鉅野人冲之之子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臨安  
少尹岳珂程史記隆興二年湯思退罷相洪适草  
制作平語侍御史晁公武擊之則亦骨鯁之士希  
弁袁州人宋宗室子自題稱江西漕貢進士祕書  
省校勘以輩行推之蓋太祖之九世孫也始南陽  
井憲孟爲四川轉運使家多藏書悉舉以贈公武  
乃躬自讐校疏其大畧爲此書以時方守榮州故

名郡齋讀書志後書散佚而志獨存淳祐己酉鄴  
陽黎安朝守袁州因令希弁卽其家所藏書目參  
校刪其重複據所未有益爲附志一卷而重刻之  
是爲袁本時南充游鈞守衢州亦取公武門人姚  
應績所編蜀本刊傳是爲衢本當時二書並行於  
世惟衢本分析至二十卷增加書目甚多卷首公  
武自序一篇文亦互有詳畧希弁以衢本所增乃  
公武晚年續哀之書而非所得井氏之舊因別摘  
出爲後志二卷又以袁衢二本異同別爲考異一

卷附之編末蓋原志四卷為井氏書後志二卷為晁氏書並至南渡而止附志一卷則希弁家書故兼及於慶元以後也馬端臨作經籍考全以是書及陳氏書錄解題為據然以此本與經籍考互校往往乖迕不合如京房易傳此本僅注三十餘字而馬氏所引其文多至十倍又如宋太祖實錄太宗實錄建康實錄汲冢周書之類此志本僅述其撰人時代及卷數而止而馬氏所引尚有考据議論凡數十言其餘文之多寡詞之增損互異者不

可勝數又希弁考異稱袁本毗陵易傳衢本作東坡易傳袁本芸閣先生易解衢本作呂氏章句今經籍考所題並同衢本似馬端臨原據衢本採掇然如丁晉公談錄六祖壇經之類希弁考異稱袁本所載而衢本所遺者今經籍考實並引晁氏之說則當時亦兼用袁本疑此書已經後人刪削不特衢本不可復見即袁本亦非盡舊文故與馬氏所引不能一一符合歟又前志子部叙錄稱九曰小說類十曰天文厯算類十一曰兵家類十二曰



類家類十三曰雜藝類十四曰醫家類十五曰神仙類十六曰釋書類而志中所列小說類鷄跖集後卽爲羣仙會真記王氏神仙傳葛洪神仙傳三種是天文厯算等五類全佚而神仙類亦脫其標目則其他類之殘缺蓋可例推矣然書雖非舊而梗概仍存終爲考證者所取資也

遂初堂書目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尤袤撰袤字延之無錫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官至禮部尙書謚文簡事迹具宋史本傳陳振孫書

錄解題稱其遂初堂藏書爲近世冠楊萬里誠齋集有爲袤作益齋書目序其名與此不同然通考引萬里序列遂初堂書目條下知卽一書今此本無此序而有毛扆一序魏了翁陸友仁二跋其書分經爲九門曰經總類周易類尙書類詩類禮類樂類春秋類論語孝經孟子類小學類分史爲十八門曰正史類編年類雜史類故事類雜傳類僞史類國史類本朝雜史類本朝故事類本朝雜傳類實錄類職官類儀注類刑法類姓氏類史學類

目錄類地理類分子爲十二門曰儒家類雜家類道家類釋家類農家類兵家類數術家類小說類雜藝類譜錄類類書類醫書類分集爲五門曰別集類章奏類總集類文史類樂典類其例畧與史志同惟一書而兼載數本以資互考則與史志小異耳諸書皆無解題檢馬氏經籍考無一條引及袁說知原本如是惟不載卷數及撰人則疑傳寫者所刪削非其原書耳其子部別立譜錄一門以收香譜石譜蟹錄之無類可附者爲例最善間有

分類未安者如元經本史而入儒家錦帶本類書而入農家琵琶錄本雜藝而入樂之類亦有一書偶然複見者如大厯浙東聯句一入別集一入總集之類又有姓名訛異者如玉瀾集本朱樵作而稱朱喬年之類然宋人目錄存於今者崇文總目已無完書惟此與晁公武志爲最古固考證家之所必稽矣

子畧四卷目錄一卷

內府藏本

宋高似孫撰似孫有剡錄已著錄是書卷首冠以

目錄始漢志所載次隋志所載次唐志所載次庾仲容子鈔馬總意林所載次鄭樵通志藝文畧所載皆削其門類而存其書名畧注撰人卷數於下其一書而有諸家注者則惟列本書而注家細字附錄焉其有題識者凡陰符經握奇經八陣圖鬻子六韜孔叢子曾子魯仲連子晏子老子莊子列子文子戰國策管子尹文子韓非子墨子鄧析子亢桑子鶡冠子孫子吳子范子鬼谷子呂氏春秋素書淮南子賈誼新書鹽鐵論論衡太元經新序

說苑抱朴子文中子元子皮子隱書凡三十八家其中說苑新序合一篇而八陣圖附於握奇經實共三十六篇惟陰符經握奇經錄其原書於前餘皆不錄似乎後人刪節之本未必完書也馬端臨通考多引之亦頗有所考證發明然似孫能知亢倉子之僞而於陰符經握奇經三畧諸葛亮將苑十六策之類乃皆以爲真則鑒別亦未爲甚確其盛稱鬼谷子尤爲好奇以其會粹諸家且所見之本猶近古終非焦竑經籍志之流輾轉取襲徒構

虛詞者比故錄而存之備考証焉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陳振孫撰振孫字伯玉號直齋安吉人厲鶚宋詩紀事稱其端平中仕爲浙西提舉改知嘉興府考周密癸辛雜識莆田楊氏子婦一條稱陳伯玉振孫時以倅攝郡又陳周士一條稱周士直齋侍郎振孫之長子則振孫始仕州郡終官侍郎不止浙江提舉鶚蓋考之未詳也癸辛雜識又稱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錄夾漈鄭氏

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二千一百八十餘卷且仿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云云則振孫此書在宋末已爲世所重矣其例以歷代典籍分爲五十三類各詳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題其得失故曰解題雖不標經史子集之目而核其所列經之類凡十史之類凡十六子之類凡二十集之類凡七實仍不外乎四部之說也馬端臨經籍考惟據此書及讀書志成編然讀書志今有刻本而此書久佚僅永樂大典尙載其完帙惟當時編輯

潦草訛脫宏多又卷帙割裂全失其舊謹詳加校  
訂定爲二十二卷方今

聖天子稽古右文蒐羅遺籍列於四庫之中者浩如淵  
海此區區一家之書誠不足以當萬一然古書之  
不傳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畧其傳於今者得  
藉是以辨其真僞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  
可廢也原本間於解題之後附以隨齋批註隨齋  
不知何許人然補缺拾遺於本書頗有所裨今亦  
仍其舊焉

漢藝文志考證十卷

通行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錄漢書  
藝文志因劉歆七畧而修凡句下之注不題姓氏  
者皆班固原文其標某某曰者則顏師古所集諸  
家之說然師古注班固全書藝文特其八志之一  
故僅畧疏姓名時代所考證者如漢著記卽起居  
注家語非今家語鄧析非子產所殺莊葱竒嚴助  
之駁文逢門卽逢蒙之類不過三五條而止應麟  
始摭摭舊文各爲補註不載漢志全文惟以有所

辨論者摘錄爲綱畧如經典釋文之例其傳記有此書名而漢志不載者亦以類附入易類增連山歸藏子夏易傳詩類增元王傳禮類增大戴禮小戴禮王制漢儀樂類增樂記樂元語春秋類增冥氏春秋道家增老子指歸素王妙論法家增漢律漢令縱橫家增鬼谷子天文增夏氏日月傳甘氏歲星經石氏星經巫咸五星占周髀星傳厯譜增九章算術五紀論五行增翼氏風角經方增本草凡二十六部各疏其所註於下而以不著錄字別

之其間如子夏易傳鬼谷子皆依託顯然而一槩泛載不能割愛又庾信哀江南賦稱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實由誤記藝文志與所用桂華馮馮誤讀郊祀志者相等應麟乃因而附會以栩陽爲漢代亭名亦未免問失之嗜竒然論其該洽究非他家所及也

文淵閣書目四卷

內府藏本

明楊士竒編士竒有三朝聖諭錄已著錄是編前有正統六年題本一通稱各書自永樂十九年南

京取來一向於左順門北廊收貯未有完整書目  
近奉旨移貯文淵閣東閣臣等逐一打點清切編  
置字號寫完一本總名文淵閣書目請用廣運之  
寶鈐識備照庶無遺失蓋本當時閣中存記冊籍  
故所載書多不著撰人姓氏又有冊數而無卷數  
惟畧記若干部爲一樹若干樹爲一號而已考明  
自永樂間取南京藏書送北京又命禮部尙書鄭  
賜四出購求所謂鈔板十三抄本十七者正統時  
尙完善無缺此書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

凡得二十號五十樹今以永樂大典對勘其所收  
之書世無傳本者往往見於此目亦可知其儲度  
之富士竒等承詔編錄不能考訂撰次勒爲成書  
而徒草率以塞責較劉向之編七畧荀勗之叙中  
經誠爲有愧然考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書在明代  
已殘缺不完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亦載

國初曹貞吉爲內閣典籍文淵閣書散失殆盡貞吉  
檢閱見宋槧歐陽修居士集八部無一完者今閱  
百載已放失無餘惟藉此編之存尙得畧見一代

秘書之名數則亦考古所不廢也舊本不分卷數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作十四卷不知所據何本殆傳寫者以意分析今釐定為四卷云

授經圖二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學識疑已著錄是編所述經學源流也案崇文總目有授經圖三卷叙易詩書禮春秋三傳之學其書不傳宋章俊卿山堂考索嘗溯其宗派各為之圖亦未能完備且頗有舛訛睦㮮乃因章氏舊圖而增定之首叙授經世系

次諸儒列傳次諸儒著述歷代經解名目卷數每經四卷五經共為二十卷睦㮮自序稱釐為四卷疑傳寫有脫文也舊無刊板惟黃虞稷家有寫本康熙中虞稷乃同錢塘龔翔麟校而刻之虞稷序

稱西亭舊本

案西亭即睦㮮之別號

先後不無參錯予與龔

子蘅圃重為釐正易則以復古為先書則以今文為首其他經傳之闕軼者復取歷代史藝文志及通志通考所載咸為補入而近代傳註可傳者亦間錄焉視西亭所輯庶幾少備云云又睦㮮義例



稱周漢而下至金元作者凡一千一百三十二人  
國朝三十九人經解凡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萬  
一千七十一卷虞稷等附註其下稱新增入古今  
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經解凡七百四十一部六千  
二百一十八卷則虞稷等大有所竄改非復睦樗  
之舊矣今以所竄改者觀之易稱以復古爲先而  
列子夏易傳實王弼本非古易也書稱以今文爲  
首而所列朱子書古經實孔安國本非今文也以  
是例推殆未能盡允且睦樗之作是書大旨病漢

學之失傳因溯其專門授受欲儒者飲水思源故  
所述列傳止於兩漢其子勤美跋

案美字原本誤作美今改正

亦稱秦燼之餘六經殘滅漢興諸儒頗傳不絕之  
緒於是專門之學甚盛至東京則授受鮮有次第  
而經學亦稍稍衰矣故是編所列多詳於前漢云  
云其著書之意粲然明白虞稷等乃雜採諸家以  
補之與睦樗所見正復相反然朱彝尊經義考未  
出以前能條析諸經之源流此書實爲之嚆矢正  
不以有所點竄併其原書而廢之矣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十卷

乾隆四十年奉

勅撰初乾隆九年

命內直諸臣檢閱

秘府藏書擇其善本進呈

御覽於

昭仁殿列架度置

賜名曰天祿琳琅迄今三十餘年秘笈珍函蒐羅益富  
又以

詔求遺籍充四庫之藏宛委叢編嫺嬛墜簡咸出應

昌期因掇其菁華重加整比併

命編爲目錄以垂示方來冠以丁卯

御題昭仁殿詩及乙未

重華宮茶宴用天祿琳瑯聯句詩其書亦以經史子

集爲類而每類之中宋金元明刊板及影寫宋本

各以時代爲次或一書而兩刻皆工緻則兩本並

存尤袤遂初堂書目例也一板而兩印皆精好亦

兩本並存漢秘書有副例也

案專見漢書叙傳

每書各有

解題詳其鈔梓年月及收藏家題識印記並一一考其時代爵里著授受之源流按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有論十六篇其十一記鑒識收藏閱玩十二記自古跋尾押署十三記自古公私印記自後賞鑒諸家遞相祖述至鐵網珊瑚所載書畫始於是事特詳然藏書著錄則未有辨訂及此者即錢曾於也是園書目之外別出讀書敏求記述所藏舊刻舊鈔亦粗具梗概不能如是之條析也至於每書之首多有

御製詩文題識並恭錄於舊跋之前

奎藻光華增輝簡冊旁稽舊典自古帝王惟唐太宗有

賦尚書一篇詠司馬彪續漢志一篇宋徽宗有題

南唐舊本金樓子一篇而已未有

乙覽之博

宸章之富

鑒別之詳明

品題之精確如是者臣等繕錄之下益頌

聖學高深超軼乎三古也

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黃虞稷撰虞稷字俞邨先世泉州人崇禎末流寓上元書首自題曰閩人不忘本也所錄皆明一代之書經部分十一門既以四書爲一類又以論語孟子各爲一類又以說大學中庸者入於三禮類中蓋欲畧存古例用意頗深然明人所說大學中庸皆爲四書而解非爲禮記而解卽論語孟子亦因四書而說非若古人之別爲一經專門授受其分合殊爲不當樂經雖亡而不置此門則律呂

諸書無所附其刪除亦未允也史部分十八門其簿錄一門用尤袤遂初堂書目之例以收錢譜蟹錄之屬古來無類可歸者最爲允協至於典故以外又立食貨刑政二門則贅設矣子部分十二門其墨家名家法家縱橫家併爲一類總名雜家雖亦簡括然名家墨家縱橫家傳述者稀遺編無幾併之可也併法家刪之不太簡乎集部分八門其別集以朝代科分爲先後無科分者則酌附於各朝之末視唐宋二志之糅亂特爲清晰體例可云

最善惟制舉一門可以不立明以八比取士工是  
技者隸首不能窮其數卽一日之中伸紙擲管而  
作者不知其幾億萬篇其不久而化爲故紙敗燼  
者又不知其幾億萬篇其生其滅如烟雲之變現  
泡沫之聚散虞稷乃徒據所見而列之不亦慎耶  
每類之末各附以宋金元人之書既不賅脩又不  
及於五代以前其體例特異亦不可解然焦竑國  
史經籍志旣誕妄不足爲憑傅維鱗明書經籍志  
尤侗明史藝文志稿尤冗雜無緒考明一代著作

者終以是書爲可據所以

欽定明史藝文志頗採錄之畧其舛駁而取其賅瞻可  
也

經義攷三百卷

通行本

國朝朱彝尊撰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康熙己  
未薦舉博學鴻詞

召試授檢討入直

內廷彝尊文章淹雅初在布衣之內已與王士禎聲  
價相齊博識多聞學有根柢復與顧炎武閻若璩

頡頏上下凡所撰述具有本原是編統考歷朝經義之目初名經義存亡考惟列存亡二例後分例曰存曰闕曰佚曰未見因改今名凡

御注

勅撰一卷易七十卷書二十六卷詩二十二卷周禮十卷儀禮八卷禮記二十五卷通禮四卷樂一卷春秋四十三卷論語十一卷孝經九卷孟子六卷爾雅二卷羣經十三卷四書八卷逸經三卷忠緯五卷擬經十三卷承師五卷宣講立學共一卷刊石五

卷書壁鏤板著錄各一卷通說四卷家學自述各一卷其宣講立學家學自述三卷皆有錄無書蓋撰輯未竟也每一書前列撰人姓氏書名卷數其卷數有異同者則註某書作幾卷次列存佚闕未見字次列原書序跋諸儒論說及其人之爵里彝尊有所考正者即附列案語於末惟序跋諸篇與本書無所發明者連篇備錄未免少冗又隋志著錄凡於全經之內專說一篇者如易類之繫辭註乾坤義書類之洪範五行傳古文舜典禮類之夏

小正月令章句中庸傳等皆與說全經者通叙先後俾條貫易明彙尊是書乃以專說一篇者附錄全經之末遂令時代參錯於例亦爲未善然上下二千年間元元本本使傳經源委一一可稽亦可以云詳贍矣至所註佚闕未見今以四庫所錄校之往往其書具存彙尊所言不盡可據然

冊府儲藏之秘非人間所得盡窺又恭逢我

皇上稽古右文蒐羅遺逸婀娜異笈宛委珍函莫不乘時畢集圖書之富曠古所無儒生株守殘編日營

掌錄窮一生之力不能測學海之津涯其勢則然固不足爲彙尊病也

右目錄類經籍之屬十一部四百二十四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隋志以下皆以法書名畫列入目錄今書畫列入子部藝術類惟記載金石者無類可歸仍入目錄然別爲子目不與經籍相參蓋目錄皆爲經籍作金石其附庸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六

史部四十二

目錄類二

集古錄十卷 通行本

宋歐陽修撰修有詩本義已著錄古人法書惟重真蹟自梁元帝始集錄碑刻之文為碑英一百二十卷見所撰金樓子是為金石文字之祖今其書不傳曾鞏欲作金石錄而未就僅製一序存元豐類稿中修始採摭佚逸積至千卷撮其大要各為



之說至嘉祐治平間修在政府又各書其卷尾於是文或小異蓋隨時有所竄定也修自書其後題嘉祐癸卯至熙寧二年己酉修季子棐復據其畧別爲目錄上距癸卯蓋六年而棐記稱錄旣成之八年則是錄之成當在嘉祐六年辛丑其真蹟跋尾則多係治平初年所書亦間有在熙寧初者知棐之目錄固承修之命而爲之也諸碑跋今皆具修集中其跋自爲書則自宋方崧卿袁聚真蹟刻於廬陵曾宏父石刻鋪叙稱有二百四十六跋陳

振孫書錄解題稱有三百五十跋修子棐所記則曰凡二百九十六跋修又自云凡四百餘篇有跋近日刻集古錄者又爲之說曰世所傳集古跋四百餘篇而棐乃謂二百九十六雖是時修尙無恙然續跋不應多逾百篇因疑寫本誤以三百爲二百以今考之則通此十卷乃正符四百餘跋之數蓋以集本與真蹟合編與專據集本者不同宋時廬陵之刻本今已不傳無從核定不必以棐記爲疑矣是書原本但隨得隨錄不復詮次年月故修

之自序曰有卷帙而無時世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也近來刻本乃以時代先後為序而於每卷之末附列原本卷帙次第轉有年月倒置更易補正之處錢曾讀書敏求記以為失其初意然考毛晉跋是書曰自序謂上自周穆王以來則當以吉日癸巳石刻為卷首毛伯敦三銘是作序日後所得宜在卷末即子棐亦未敢妄為詮次蓋周益公未能精於考訂云云据此則周必大時之本已按時世為次則其由來久矣今刻修文集者但序時代

不復存每卷末之原次則益為疎耳今仍依見行篇次著於錄焉

金石錄三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趙明誠撰明誠字德父密州諸城人歷官知湖州軍州事是書以所藏三代彝器及漢唐以來石刻仿歐陽修集古錄例編排成帙紹興中其妻李清照表上於朝張端義貴耳集謂清照亦筆削其間理或然也有明誠自序並清照後序其前十卷皆以時代為次自第一至二千咸著於目每題下

注年月撰書人名後二十卷爲辨證凡跋尾五百二篇中邢義李證義興茶舍般舟和尚四碑目錄中不列其名或編次偶有疎舛或所續得之本未及補入卷中歟初鋟板於龍舒開禧元年浚儀趙不譟又重刻之其本今已罕傳故歸有光朱彝尊所見皆傳抄之本或遂指爲未完之書其實當日有所考證乃爲題識故李清照跋稱二千卷中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原非卷卷有跋未可以殘缺疑也清照跋據洪邁容齋四筆原爲龍舒刻本所

不載邁於王順伯家見原稿乃撮述大概載之此本所列乃與邁所撮述者同則後人補入非清照之全文矣自明以來轉相抄錄各以意爲更移或刪除其目內之次第又或竄亂其目之年月第一卷以下或併削每卷之細目或竟佚卷末之後序沿訛踵謬彌失其真顧炎武曰知錄載章邱刻本至以後序壯月朔爲牡丹朔其書之舛謬可以槩見近日所傳惟焦竑從秘府抄出本文嘉從宋刻影抄本崑山葉氏本閩中徐氏本濟南謝氏重

刻本又有長洲何焯錢塘丁敬諸校本差為完善  
今揚州刻本皆為採錄又於注中以隸釋隸續諸  
書增附按語較為詳核別有范氏天一閣惠氏紅  
豆山房諸校本皆稍不及故今從揚州所刊著於  
錄焉

法帖刊誤二卷

內府藏本

宋黃伯思撰伯思有東觀餘論已著錄初米芾取  
淳化閣帖一一評其真偽多以意斷制罕所考證  
伯思復取芾之所定重為訂正以成此書前有大

觀戊子自序稱芾疎畧甚多或偽跡甚著而不覺  
者若李懷琳所作衛夫人書逸少濶別稍久帖之  
類有審其偽而譏評未當者若知伯英大人諸草  
帖為唐人書而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譏評  
雖當主名昭然而不能辨者若以田疇字為非李  
斯書而不知乃李陽冰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  
其主名者若以晉人章草諸葛亮傳中語遂以為  
亮書之類其論多確其他亦指摘真偽率有依據  
未有政和中王珍許翰二跋據珍跋乃伯思官洛

中時觀珍家所藏閣帖作也其書本自為一編故  
至今有別行之本諸家書目亦別著錄後其子訥  
乃編入東觀餘論中耳湯屋畫鑒曰宋人賞鑒精  
妙無如米元章然此公天資極高立論時有過處  
後有黃伯思長睿者出作法帖刊誤專攻米公之  
失僕從而辨析其詳作法帖正誤專指長睿之過  
今未見屋書不知所正者何誤然屋亦空談鑒別  
而不以考證為事者恐所正亦未必確也

法帖釋文十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宋劉次莊撰次莊字中叟長沙人崇寧中嘗官御  
史曹士冕法帖譜系云臨江戲魚堂帖元祐間劉  
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其上除去卷尾  
篆題而增釋文曾敏行獨醒雜志曰劉殿院次莊  
自幼喜書嘗寓於新淦所居民屋窓牖牆壁題寫  
殆徧臨江郡庫有法帖十卷釋以小楷他法帖之  
所無也觀二書所記則次莊之作法帖釋文本附  
註石刻之中未嘗別為一集此本殆後人於戲魚  
堂帖中鈔合成帙而仍以閣本原第編之者也陳

振孫書錄解題又稱武岡人嘗傳刻絳州潘氏帖  
嘉定中汪立中又取劉本分入二十卷中官帖所  
無者增附之蓋絳帖本閣帖而廣之故立中釋文  
亦因次莊釋文而廣之與此又別一書矣

籀史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翟耆年撰耆年字伯壽參政汝文之子別號黃  
鶴山人是書首載宣和博古圖有紹興十有二年  
二月帝命臣耆年云云蓋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  
卷歲久散佚惟嘉興曹溶家尚有鈔本然已僅存

上卷今藏弄家所著錄皆自曹本傳寫者也王士  
禎嘗載其目於居易錄欲以訪求其下卷卒未之  
獲知無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載多金石  
款識篆隸之體為多實非專述籀文所錄各種之  
後皆附論說括其梗概於岐陽石鼓不深信為史  
籀之作與唐代所傳特異亦各存所見然未至如  
金馬定國堅執為宇文周所作也所錄不及薛尚  
功鐘鼎彝器款識備載篆文而所述源委則較薛  
為詳二書相輔而行固未可以偏廢其中所云趙

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卷稱商器三卷周器十卷  
 奏漢器二卷河間劉跂序洛陽王壽卿篆据其所  
 說則十五卷皆古器物銘而無石刻當於金石錄  
 之外別為一書而士禎以為即金石錄者其說殊  
 誤豈士禎偶未檢金石錄歟

隸釋二十七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洪适撰适初名造後更今名字景伯饒州都陽  
 人皓之長子紹興壬戌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尚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文惠事蹟具宋史

本傳是書成於乾道二年丙戌适以觀文殿學士  
 知紹興府安撫浙東時也明年正月序而刻之周  
 必大誌其墓道云耽嗜隸古為纂釋二十七卷者  
 即指此書其弟邁序婁機漢隸字原云吾兄文惠  
 公區別漢隸為五種書曰釋曰續曰韻曰圖曰續  
 四者備矣惟韻書不成又适自跋隸續云隸釋有  
 續凡漢隸碑碣二百八十有五又跋淳熙隸釋後  
 云淳熙隸釋目錄五十卷乾道中書始萌芽十餘  
 年間拾遺補闕一再添刻凡碑版二百五十有八

然乾道三年洪邁跋云所藏碑一百八十九譯其文又述其所以然爲二十七卷又淳熙六年喻良能跋云公頃帥越嘗嘗梓漢隸一百八十九爲二十七卷是二跋皆與是書符合則其自題曰淳熙隸釋者乃兼後所續得合爲一編今其本不傳傳者仍隸釋隸續各自爲書此本爲萬厯戊子王鷺所刻凡漢魏碑十九卷水經注碑目一卷歐陽修集古錄二卷歐陽棐集古目錄一卷趙明誠金石錄三卷無名氏天下碑錄一卷與二十七卷之數

合每碑標目之下具載酈歐趙三書之有無歐趙之書第撮其目不錄其文而是書爲考隸而作故每篇皆依其文字寫之其以某字爲某字則具疏其下兼核其關切史事者爲之論證自有碑刻以來推是書爲最精博其中偶有遺漏者如衛尉卿衡方碑以寬慄爲寬慄以聲香爲馨香以邵虎爲召虎以疣爲庖誦爲諡以剋長剋君爲克長克君以謦謦爲蹇蹇以樂旨爲樂只白石神君碑以幽讚爲幽贊以無量爲無疆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均



舉其疎又其小有紕繆者如鄭固碑逡遁退讓适引秦紀逡巡遁逃釋之按管子桓子蹇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蓋巡與循同而循轉爲遁集古錄云遁當爲循其說最協适訓爲遁逃殊誤武梁祠堂畫像武氏不著名字适因武梁碑有後建祠堂雕文刻畫之語遂定爲武梁祠堂按梁卒於桓帝元嘉元年而畫像文中有魯莊公字不諱改嚴則當是明帝以前所作金石錄作武氏石室畫像較爲詳審适未免牽合其詞至唐扶頌分邾

之治語按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陸德明釋文曰陝一云當作邾古洽反王城邾鄆則古有以分陝爲邾者适以爲用字之異非也李翊夫人碑三五末兮衰左姬據山海經剛山多柴木水經注漆水下有柴縣柴水柴渠字皆作柴隸從柴省去水爲耒适以爲卽耒字者亦非也然百醇一駁究不害其宏旨他如楊君石門頌楊慎譏其不識選字攷之碑文正作鑿石別無選字是則慎杜撰之文又不足以爲适病矣

隸續二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洪适撰适既爲隸釋又輯錄續得諸碑依前例釋之以成是編乾道戊子始刻十卷於越其弟邁跋之淳熙丁酉范成大又爲刻四卷於蜀其後二  
年己亥德清李彥穎又爲增刻五卷於越喻良能跋之其明年庚子尤袤又爲刻二卷於江東倉臺輦其板歸之越前後合爲二十一卷适自跋之越  
明年辛丑适復合前隸釋爲一書屬越帥刊行适又自跋之所謂前後增加律呂乖次命掾史輯舊

板去留移易首末整整一新者是也然辛丑所刻世無傳本隸釋尙有明萬厯戊子所刻隸續遂幾希散佚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曰范氏天一閣曹氏古林徐氏傳是樓含經堂所藏皆止七卷近客吳訪得琴川毛氏舊抄本雖殘闕過半而七卷之外增多一百十七翻未有乾道三年适弟邁後序云云蓋自彝尊始合兩家之殘帙參校成編後刊板於揚州卽此本也據喻良能跋云續有得者列之十卷曰隸續既墨於板復冥搜旁取又得

九卷則當時所刻實止一十九卷朱彛尊因疑其餘二卷是所謂隸韻隸圖者然洪邁跋稱亦既釋之而又得之列於二十七卷以往云云則隸續當亦如隸釋之體專載碑文此本乃第五卷六卷忽載碑圖第七卷載碑式第八卷又爲碑圖第九卷十卷闕第十一卷至二十卷又皆載碑文第二十一卷殘闕不完而迺自跋乃在第二十卷尾蓋前後參錯已非當日原書之舊矣考彛尊所云七卷之本乃元泰定乙丑寧國路儒學所刻較今所行

揚州本訛誤差少然殘闕太甚今仍錄揚州之本而以泰定本詳校異同其殘闕者無可考補則姑仍之焉

絳帖平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姜夔撰夔字堯章鄱陽人按曹士冕法帖譜系云絳本舊帖尙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摹刻者世稱潘駙馬帖又稱潘氏析居法帖石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逐卷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太平何以報願上登封書爲別今夔所論每卷字號與士冕所說相合然則夔所得者卽東庫本也宋之論法帖者米芾黃長睿以下互有疎密夔欲折衷其論故取漢官廷尉平之義以名其書首有嘉泰癸亥自序云帖雖小技而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爲多觀是書考据精博可謂不負其言惟第五卷內論智果書梁武帝評書語武帝藏鍾張二王書嘗使虞龢陶隱居訂正按虞龢宋人其上法書表在宋孝武帝之世去梁武帝甚遠斯則考論之

偶疎耳據墨莊漫錄其書本二十卷舊止抄本相傳未及雕刻所載字號止於山字其河字以下亡佚十四卷竟不可復得然殘珪斷璧終可寶也

石刻鋪叙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曾宏父撰宏父字幼卿自稱鳳墅逸客廬陵人是書雖遠引石經及秘閣諸本而自述其所集鳳墅帖特詳凡所徵摭皆有典則而藏書家見者頗稀

國朝初年朱彝尊得射瀆抄本自爲之跋有珊瑚木

難之喻此本末有此跋及彙尊名字二印蓋猶其  
手迹然跋中謂宏父名惇以字行則未免舛誤考  
宋有兩曾宏父其一名惇字宏父爲曾布之孫曾  
紆之子後人避寧宗諱多以字行遂與此宏父混  
而爲一實則與作此書者各一人也跋又謂陳思  
寶刻叢編援据頗廣顧不及此考鳳墅帖刻於嘉  
熙淳祐間鋪叙諸石刻斷手於戊申仲春亦在淳  
祐八年若叢編則成於紹定辛卯實理宗卽位之  
七年相距凡十七八年何由預見曾刻彙尊亦偶

誤記也近厲鶚等刻南宋雜事詩直題此書爲曾  
惇撰是又承彙尊之譌矣

法帖譜系二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宋曹士冕撰按書史會要士冕字端可號陶齋昌  
谷之後昌谷爲曹彥約別號則都昌人也其仕履  
無考惟三山木板帖條下自稱三山帥司庫有歷  
代帖板本嘉熙庚子備員帥幕尙及見之之語絳  
本舊帖條下有淳祐甲辰雪川官滿之語蓋由幕  
僚而仕州郡者耳其書序宋代法帖源流首爲譜

系圖上卷淳化法帖以下爲二王府帖紹興國子  
監本淳熙修內司本大觀太清樓帖臨江戲魚堂  
帖利州帖慶厯長沙帖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  
家本長沙新刻本三山木板黔江帖北方印成本  
烏鎮本福清本灃陽帖鼎帖不知處本長沙別本  
蜀本廬陵蕭氏本凡二十二種下卷絳本舊帖以  
下爲東庫本亮字不全本新絳本北本又一本武  
岡舊本武岡新帖福清本烏鎮本彭州本資州本  
木本前十卷又木本前十卷凡十四種蓋以淳化

閣帖爲大宗而絳帖爲別子諸本皆其支派也每  
條叙述摹刻始末兼訂其異同工拙頗足以資考  
證書史會要稱士冕博參書法服習蘭亭宜其鑒  
別不苟矣古今法帖皆搨本惟此書載有印本法  
帖亦廣異聞書成於淳祐乙巳前有自序以書中  
自記考之蓋雪川官滿之第二年也

蘭亭考十二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桑世昌撰世昌淮海人世居天台陸游  
之甥也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蘭亭博議十五卷

註曰桑世昌撰葉適水心集亦有蘭亭博議跋曰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  
刻遂爲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  
事事精習詩尤工其卽事云翠添鄰塹竹紅照屋  
山花蓋著色畫也書錄解題又載蘭亭考十二卷  
註曰卽前書浙東庾司所刻視初本頗有刪改初  
十五篇今存十三篇去其集字篇後人集蘭亭字  
作書帖詩銘之類者又附見篇兼及右軍他書迹  
於樂毅論尤詳其書始成本名博議高內翰文虎

炳如爲之序及其刊也其子似孫主爲刪改去此  
二篇固當而其他務從省文多失事實或戾本意  
其最甚者序文本亦條達可觀亦竄改無完篇首  
末缺漏文理斷續於其父猶然深可怪也云云是  
此書經高似孫竄改已非世昌之舊矣今未見博  
議原本無由驗振孫所論之是非然是書爲王羲  
之蘭亭序作集字爲文其事無預於羲之羲之他  
書其事無預於蘭亭似孫所刪深合斷限振孫亦  
不能不以爲當也其中評議不同者如或謂梁亂

蘭亭本出外陳天嘉中爲智永所得又或謂王氏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此蘭亭真蹟流傳之不同也又如或謂石晉之亂棄石刻於中山宋初歸李學究李死其子摹以售人後負官緡宋祁爲定武帥出公帑買之置庫中又或謂有遊士攜此石走四方其人死營妓家伶人取以獻宋祁又或謂唐太宗以搨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世號定武本薛紹彭見公厨有石鎮肉乃別刻石易之此又定武石刻流傳之不同也其据王羲之生於

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則蘭亭修禊時年五十有一辨筆陣圖所云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之誤是矣然前卷旣引王銍語以劉餗之說爲是而又云於東墅閱高似孫校書畫見蕭翼宿雲門留題二詩云使御史不有此行烏得是語則雜錄舊文亦未能有所斷制至八法一門以書苑禁經諸條專屬之蘭亭尤不若姜夔禊帖偏傍考之爲精密是以曾宏父陶宗儀諸家皆稱姜攷而不用是書然其徵引諸家頗爲賅備於宋人題識援据尤詳世



昌之原本既佚存此一編尙足見禊帖之源流固  
不得以陳氏之排擊遽廢是書矣

蘭亭續考二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宋俞松撰松字壽翁

案俞庭椿亦字壽翁二人同  
姓同字同在宋末而實非一

人謹附  
識於此

自署曰吳山蓋錢塘人後有自跋稱甲辰

書於景歐堂蓋淳祐四年也其仕履無考惟高宗  
臨本跋內有承議郎臣松之語其終於是官與否  
亦莫得而詳焉是書蓋繼桑世昌而作故名曰續  
考跋內所稱近歲士人作蘭亭攷凡數萬言名流

品題登載畧盡者卽指世昌之書然書中體例與  
世昌迥異上卷兼載松所自藏與他家藏本下卷  
則皆松所自藏經李心傳題跋者其跋皆淳祐元  
年至三年所題以宋史心傳本傳考之蓋其罷祠  
之後寓居臨安時也前卷所載跋語知辨永嘉之  
誤而仍沿筆陣圖所云羲之三十三歲書蘭亭之  
說其無所斷制與世昌相等然朱彞尊曝書亭集  
有是書跋稱其跋語條暢不類董道輩之晦澁則  
賞鑒家固亦取之至心傳諸跋尤熟於史事如宋

祁摹碑青社謚法諸條皆足以備攷核非徒紀書畫也又宋史心傳本傳載其淳祐元年罷祠而其初入史館因言者論罷則不載其歲月今是書跋內有紹定之季罷史職歸崑居語則知其罷在紹定末年亦足以補史闕焉

寶刻叢編二十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宋陳思撰思臨安人所著小字錄前有結銜稱成忠郎緝熙殿國史實錄院秘書省蒐訪又有海棠譜自序題開慶元年則理宗時人也是書蒐錄古

碑以元豐九域志京府州縣為綱其石刻地理之可考者按各路編纂未詳所在者附於卷末兼採諸家辨證審定之語具著於下今以元豐九域志及宋史地理志互相參核其中改併地名徃徃未能畫一即卷內所載與目錄所題亦不盡相合如目稱鎮江而卷內稱潤州目稱建康而卷內稱昇州之類不一而足蓋諸家著錄多據古碑之舊額思所編次又皆仍諸家之舊文故有是訛異至於所引諸說不稱某書某集但稱其字如蔡君謨王

厚之之類又有但稱其別號如碧岫野人養浩書室之類茫不知爲何人者尤宋元坊肆之陋習然當南北隔絕之日不得如歐趙諸家多見拓本而能紬繹前聞博稽方志於徵文攷獻之中寓補葺圖經之意其用力良勤且宋時因志地而兼志碑刻者莫詳於王象之輿地碑目而河淮以北槩屬闕如惟是書於諸道郡邑綱分目析沿革釐然較象之特爲賅備朱彝尊嘗欲取所引隸續諸條以補原書二十一卷之闕今考所引如曾南豐集古

錄施氏大觀帖總釋序集古後錄諸道石刻錄復齋碑錄京兆金石錄訪碑錄元豐碑目資古紹志錄諸種今皆散佚不傳猶藉是以見崖畧又汝帖十二卷慈恩雁塔唐人題名十卷以及越州石氏帖目則他書所不載而亦藉是書以覘其大凡亦可云有資考證者矣鈔本流傳第四卷京東北路第九卷京兆府下十一卷廉鳳路河東路十二卷淮南東路西路十六卷荆湖南路北路十七卷成都路並已闕佚十五卷江南東路饒州以下至江

南西路亦佚其半十八卷梓州利川路惟有渠巴  
文三州而錯入京東西路京西北路淮南路諸碑  
其餘亦多錯簡如魏三體石經遺字條下文義未  
竟忽接石藏高紳家紳死其子弟以石質錢云云  
乃是王羲之書樂毅論跋語傳寫者竄置於是朱  
彝尊經義攷於刊石門內魏石經條下引歐陽棐  
趙明誠石藏高紳家云云蓋未詳究原書故沿其  
誤今一一釐正其闕卷則無從考補姑仍其舊焉

輿地碑記目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王象之撰象之金華人嘗知江寧縣所作有輿  
地紀勝二百卷今未見傳本此即其中之四卷也  
以天下碑刻地志之目分郡編次而各注其年月  
姓氏大畧於下起臨安訖龍州皆南渡後疆域其  
中頗有考訂精確者如鎮江府丹徒梁太祖文皇  
神道碑辨其為梁武帝父成都府殿柱記作於漢  
興平初年知其非鍾會書嘉定府移水記有嘉州  
二字知其非郭璞書台州臨海慶恩院定光院明  
智院明恩院婺州義烏真如院諸碑福州烏石宣

威感應王廟碑並書會同則知吳越實曾用契丹年號皆確有證據至如上霄峰夏禹石刻南康軍已載之又載於江州孔子延陵十字碑鎮江府既兩載又載於江陰軍又載於昌州又如徽州則載歙州折絹本末一事澧州則載柿木成文太平字皆於碑志無涉頗屬不倫又思州下獨載夏總幹墓誌畧一篇大書附入體例更爲龐雜然所採金石文字與他書互有出入可以訂正異同而圖經輿記亦較史志著錄爲詳雖殘缺之本要未嘗無

禪於考證也

寶刻類編八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藝文志不載其名諸家書目亦未著錄惟文淵閣書目有之然世無傳本僅見於永樂大典中核其編善次第斷自周秦迄於五季並記及宣和靖康年號知爲南宋人所撰又宋理宗寶慶初始改筠州爲瑞州而是編多以瑞州標目則理宗以後人矣其書爲類者八曰帝王曰太子諸王曰國主曰名臣曰釋氏曰道士曰婦人

曰姓名殘缺每類以人名爲綱而載所書碑目其下各係以年月地名且於名臣類取歷官先後之見於石刻者臚載姓氏下方以備參考詮次具有條理其間如書碑篆額之出自二手者卽兩係其人近於重複又如歐陽詢終於唐而係之隋郭忠恕終於宋而係之五季祇就所書最初一碑爲定時代歲月前後未免混淆於體例皆爲未密然金石目錄自歐陽修趙明誠洪适三家以外惟陳思寶刻叢編頗爲該洽而又多殘佚不完獨此書蒐

採贍博叙述詳明視鄭樵金石畧王象之輿地碑目增廣殆至數倍前代金石著錄之富未有過於此者深足爲考據審定之資固嗜古者之所取證也原本屢經傳寫訛脫頗多謹詳加訂證釐次如左其名臣類十三之三永樂大典原闕故自唐天寶迄肅代兩朝碑目未全今亦仍其舊焉

古刻叢鈔一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明陶宗儀編宗儀有國風尊經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所抄碑刻凡七十一種漢一後漢二晉一

宋三梁三隋二唐四十九南唐一北宋二南宋一  
無年月者六皆全錄其文以原額爲題無所考辨  
亦無先後次序蓋隨得隨抄非著書也然所載諸  
碑傳於世者甚罕惟漢建平郾縣刻石見於隸續  
漢隸字源唐薛王府典軍李無慮墓誌見於金石  
錄其餘如宋之臨澧侯劉襲墓誌梁之永陽敬太  
妃王氏墓誌唐之汝南公主墓誌尉州刺史馬紆  
墓誌多與史傳相發明又載唐人曹汾等別東林  
寺徐浩題寶林寺及謁禹廟釋元孚與王謩遊天

台詩共七首亦前代錄唐詩者所未及古人著作  
托金石以垂於後然金石有時而銷泐其幸而存  
者不貴存日貴錄其文而後可傳於無窮故洪适  
隸釋隸續較金石集古諸錄更爲有資於考證是  
書撫拾佚文首尾完具非惟補金石家之缺漏卽  
讀史談藝亦均爲有所裨矣

名蹟錄六卷附錄一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明朱珪編珪字伯盛崑山人舊本或題曰元人觀  
其首列洪武二年崑山城隍神誥升於元代璽書

之上卽徐堅作初學記以唐太宗詩冠前代諸詩之例又顧阿瑛至洪武中尙隨其子徙臨濠而書中有其墓誌銘其爲明人確矣稱元人者誤也珪善篆籀工於刻印楊維禎爲作方寸鐵志鄭元祐李孝光張翥陸友仁謝應芳倪瓚張雨顧阿瑛諸人亦多作詩歌贈之又工於摹勒石刻因哀其生平所鐫編爲此集題曰名蹟者其序謂取穆天子傳爲名蹟於弇茲石上之義考穆天子傳稱乃爲銘迹於元圃之上其字作銘不作名珪殆以說文

無銘字故改銘爲名然銘非弇茲至所稱乃記其迹於弇山之石又無名字不知珪所據何本也漢代諸碑多不著撰人書人刻工尤不顯名氏自魏受禪碑邯鄲淳撰文梁鵠書鍾繇刻字是爲士大夫自鐫之始歐陽修趙明誠等輯錄金石僅標題跋尾而已自洪适隸續備列碑文是爲全錄刻詞之始若自刻其字而自輯其文爲一書則古無此例自珪是編始也首誥一篇御製祭文五篇璽書七篇蓋尊帝王之作不敢與臣庶相雜雖篇頁無



多而自爲一卷用元好問中州集冠以御製兩頁  
自爲一卷例也次碑十四篇記二十九篇墓表一  
篇墓碣五篇行狀一篇壙志二十三篇墓誌銘二  
十四篇雜刻字畫二十六種末爲附錄一卷則皆  
一時贈言也原目註缺者凡石室銘三佳銘靈槎  
詩柯敬仲題桃花鳥詩四篇今有錄無書者又御  
製祭文五篇壘書七篇碑八篇記十四篇碣一篇  
行狀一篇壙誌十四篇墓誌銘二篇雜刻六種其  
元故處士易府君壙志一篇在故宜人李氏壙志

前而目錄列青陽村場典史沈公壙誌後又金粟  
道人顧君墓誌銘後有故王子厚墓誌銘一篇而  
目不載蓋傳寫訛脫非其舊本矣魏張晏注史記  
儒林傳據伏生碑知其名勝晉灼注漢書地理志  
據山上碑知黎陽在黎山之陰其曰陽者兼取河  
水在其陽之義唐司馬貞注史記高祖本紀據班  
固泗上亭長碑知母媪當爲母温宋方崧卿作韓  
文舉正亦皆以石本爲據而歐陽趙洪諸家以碑  
證史傳舛誤者尤不一而足是編所錄皆珪手鐫

固愈於年祀綿邈搜求於磨滅之餘者如元末郭翼諸書載其洪武中出爲學官非得是書載盧熊所作翼墓誌不知其卒於至正二十四年未嘗改節仕明也足見其有資考證矣

吳中金石新編八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陳曄撰曄字耀卿河南人宏治中官蘇州通判與吳縣知縣鄺璠舉人浦應祥祝允明等采郡中石刻彙而錄之自學校官宇倉驛水利橋梁以及祠廟寺觀諸碑碣分類編輯區爲七目凡一百餘

篇皆具載全文用朱珪名蹟錄之例採輯金石文字者原主於搜剔幽隱考核舊聞故歐陽趙洪諸家惟主於搜求古刻是編以漢唐舊跡多見諸書獨取明初諸碑體例雖不免少隘然其所錄如濟農永農倉諸記則備陳積貯之經許浦湖川塘諸記亦具列疏濬之要皆取其有關郡中利弊者而於頌德之文諛墓之作並削而不登其用意頗爲謹嚴且多有志乘文集所未載獨賴此以獲傳者亦頗足爲守土者考鏡之資以是作輿記外篇固

未嘗無所裨益也

金薤琳琅二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賞錄已著錄是書仿隸釋之例取金石文字蒐輯編次各爲辨證凡周刻二秦刻六漢刻二十三隋刻五唐刻二十七於古碑皆錄原文其剝落不完者則取洪适隸釋補之不盡據石本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論其載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不知隸釋所錄但有碑陰而無兩側乃誤合兩側於碑陰更譏洪适之闕漏又論

其所釋兩側之文以河南偃師爲河浦退師任城亢父爲侯成交父舛謬殊甚今考其中若第七石鼓內旂字下一字石鼓作斲薛尙功作憂此乃作夏會稽石刻無臯之臯卽罪字此作辜字書體頗誤又泰山石刻旣天下句秦篆譜旣字下有平字與史合而此碑於旣字下不註闕文疎畧亦往往而有然所錄碑刻具載全文今或不能悉見金石文跋尾謂所載貞元九年姜嫄公劉廟碑今已損失三十餘字是亦可備參核矣穆別有南濠文畧

六卷其後二卷卽此書所載諸碑跋蓋用集古錄跋尾編入本集之例然穆之文章在可傳可不傳之間不若以此本孤行也

法帖釋文考異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顧從義撰從義字汝和上海人嘉靖中詔選善書者入直授中書舍人直文華殿隆慶初以預修國史成擢大理寺評事此乃所作淳化閣帖釋文於前人音注辨其訛謬析其同異依帖本原次勒爲十卷手自繕寫而刊行之閣帖自米芾黃長睿

而後踵而考訂者寥寥無幾從義始參彙羣說輯成一編評書者每以爲据然考證頗疎又不得善本校勘故搜羅雖廣而精審未臻今恭逢我

皇上幾暇臨池折衷藝苑特取

內府所儲閣帖遴其淳化四年賜畢士安者爲初搨最佳之本

命內廷諸臣詳加校訂選工摹勒復還舊觀其間蒐集諸家釋文至爲賅備凡是非得失之故仰荷

睿鑒勘核精詳凡從義之說其是者已悉資採取其誤

者亦已駁正無遺是書原不過白茅之藉特行世  
既久其用心勤至亦頗有可取者故仍錄而存之  
以不沒其薈粹之功焉

金石林時地考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趙均撰均字靈均吳縣人寒山趙宦光之子也  
宦光六書之學雖強作解事所著說文長箋頗爲  
論者所非而篆隸筆法尙能講解故均承其家學  
亦喜蒐求金石是編取東觀餘論宣和書譜金石  
畧墨池編集古錄隸釋金石總要棗竹堂碑目王

世貞金石跋以及各家書目所載與近代續出耳  
目所及者仿陳思寶刻叢編之例編次郡省分別  
時代以便訪求其中如南直隸唐碑失載岑君德  
政碑等五種頗有疎漏福建玉枕蘭亭作褚遂良  
書之類亦不免失於考核然亦有足訂他書之訛  
者明代去今未遠較陳思所記固多可依據也

石墨鐫華六卷附錄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趙岫撰岫字子函盤屋人萬厯乙酉舉人岫家  
近漢唐故都多古石刻性復好事時挾楮墨訪搨

並乞於朋友之宦遊四方者積三十餘年故所蓄  
舊碑頗夥自序稱所收過於都穆楊慎而視歐陽  
修才三之一視趙明誠才十之一然宋元以上多  
歐趙所未收者欲刊其全文而力不足以供匠氏  
故但刻其跋尾凡二百五十三種其曰石墨鐫華  
者取劉勰文心雕龍誅碑篇句以所收有石無金  
故也每碑目錄之下仿陳思寶刻叢編之例各註  
其地金元國書世不多見亦仿集古錄摹載鐘鼎  
之例鉤勒其文體例頗爲詳備惟所跋詳於筆法

而畧於考證故岫嶠碑比干墓銘之類皆持兩端  
而所論筆法於柳公權夢英蘇軾黃庭堅皆有不  
滿亦僻於一家之言然一時題識語有出入自集  
古錄以下皆所不免不能獨爲岫咎也至所載古  
碑頗多未備則由岫本貧士其力止於如斯觀附  
錄二卷所載三記及詩其求索之勞亦云備至不  
必以挂漏爲譏矣

金石史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郭宗昌撰宗昌字允伯華州人平生喜談金石

之文所居泚園在白厓湖上常構一亭柱礎城碣  
皆有款識銘贊手書自刻之凡三十年而迄不成  
蓋迂僻好異之士也與同時蓋屋趙嘏皆以搜剔  
古刻爲事嘏著石墨鐫華宗昌著此書而所載止  
五十種僅及趙書五分之一上卷起周迄隋唐下  
卷唐碑二十餘而以宋繹州夫子廟記一篇間雜  
其中殆倣原本集古目錄不叙時代之例歟其論  
石鼓文主董道廣川書跋之說據左傳定爲成王  
所作已爲好異又謂以石爲鼓無所取義石又不

類鼓形改爲岐陽石碣文則乖僻更甚矣其論嶧  
山碑一條引唐封演說謂其石爲曹操所排倒而  
云拓跋燾又排倒之何一石而兩遭踏云云考封  
演聞見記云秦始皇刻石李斯小篆後魏太武帝  
登山使人排倒之無曹操排倒之語殆宗昌所見  
之本或偶脫太字因誤讀爲魏武帝遂謬云兩次  
排倒其援引疎舛亦不足據然宗昌與趙嘏均以  
論書爲主不甚考究史事無足爲怪觀其論衡岳  
碑比干墓銅盤銘季札碑天發神讖碑碧落碑諸

條皆灼指其僞頗爲近理其論懷仁集聖教序勝於定武蘭亭蓋出於鄉曲之私自矜其關中之所有不爲定論故後來孫承澤深不滿之然承澤作庚子銷夏記其論列諸碑實多取此書之語則固不盡廢宗昌說也惟其好爲大言冀以駭俗則明季山人譎誕取名之慣技置之不問可矣

欽定校正淳化閣帖釋文十卷

乾隆三十四年

詔以

內府所藏宋畢士安家淳化閣帖賜本詳加釐正重勒貞珉首冠以

御題寓名蘊古四字及

御製淳化軒記

命諸臣校正摹勒

諭旨末載原帖舊跋及諸臣書後其中古帖次第一從舊刻而於朝代之先後名字之標題皆援證史文裁以書法俾不乖於春秋之義每卷皆恭摹

御筆論斷昭示權衡又叅取劉次莊黃伯思姜夔施宿



顧從義王澍諸說而以大觀太清樓諸帖互相考校凡篆籀行草皆注釋文於字旁復各作訂異以辨正是非別白疑似誠爲墨林之極軌書苑之大觀乾隆四十三年侍郎金簡以石刻貯在

禁庭白

宣賜以外罕得仰瞻乃恭錄釋文請以聚珍板摹印俾共窺八法之精微由是流布人間遂衣被於海內考張彥遠法書要錄末有右軍書記一卷所載王羲之帖四百六十五附王獻之帖十七並一一爲

之釋文劉次莊之釋閣帖蓋卽以是爲藍本然彥遠書傳寫多訛次莊書至南北宋間陳與義已奉勅作法帖釋文刊誤一卷今附刻韋續墨藪之末則次莊所釋不盡足據可知第諸家雖知其有訛而辨訂未能悉當遞相駁詰轉益多岐恭逢我皇上天縱聰明游心翰墨裁成頡籀陶鑄鍾王訓示儒臣詳爲釐定書家乃得所指南是不惟臨池者之幸抑亦漢晉以來能書者之至幸矣

求古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炎武性好遠遊足迹幾徧天下搜金石之文手自抄纂凡已見方志者不錄現有拓本者不錄近代文集尚存者不錄上自漢曹全碑下至明建文霍山碑共得五十五種每刻必載全文蓋用洪适隸釋之例仍皆誌其地理攷其建立之由古字篆隸一一註釋其中官職年月多可與正史相參如茶茶準准張鉅等字亦可以補正字書之訛炎武別有金石文字記但載跋尾不若此編之詳明也惟曹全

碑題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以後漢書考之靈帝本紀是年十月有庚寅距丙辰前二十六日天文志是年十月有癸亥距丙辰後七日其間不得有丙辰頗疑是碑之僞據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以長厯推之始知是年十月丙申朔丙辰爲月之二十一日癸亥爲月之二十八日實無庚寅併證以譙敏碑稱中平二年三月九日戊寅靈帝本紀及五行志並稱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干支日數一一相符乃本紀之誤非碑之僞炎武猶未及詳辨是

則考證之偶疎耳

金石文字記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顧炎武撰前有炎武自序謂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今觀其書哀所見漢以來碑刻以時代為次每條下各綴以跋其無跋者亦具其立石年月撰書人姓名證據今古辨正訛誤較集古金石二錄實為精核亦非過自標置也所錄凡三百餘種後又有炎武門人吳江潘耒補遺二十餘種碑字間有異者又別為摘

錄於末亦猶洪适隸釋每碑之後摘錄今古異文某字為某之遺意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嘗摘其舛誤六條一曰齊隴東王孝感頌炎武未見其碑額臆題為孝子郭巨墓碑一曰唐寂照和尚碑本無刻石年月炎武誤記為開成六年正月且未考開成無六年一曰元賜冥福禪院地土牒趙延壽范延光皆押字炎武視之未審誤以為無押字一曰周中書侍郎平章事景範碑本行書而炎武以為正書本題孫崇望書而炎武失載其名皆中其失

金匱要略卷之六 目錄類二  
一曰後漢蕩陰令張遷頌炎武誤以旣且二字合  
爲暨字一曰後漢州從事尹宙碑書鉅鹿爲鉅鑣  
證以廣韻注後魏弔比干文及北史皆作鉅鑣炎  
武誤謂不當從金案張遷頌碑拓本旣且二字截  
然不屬炎武誠爲武斷然字畫分明而文義終不  
可解當從闕疑金石文跋尾所釋亦未爲至確至  
於鉅鹿之鹿自史記以下古書皆不從金說文亦  
不載鑣字自玉篇始載之其爲顧野王原本或爲  
孫強所加或爲宋大廣益會玉篇所竄入已均不

可知然其註曰鉅鹿鄉名俗作鑣則從金實俗書  
具有明證北朝多行俗字顏氏家訓嘗言之此書  
亦頗摘其訛北魏人書似不可據爲典要廣韻注  
尤不甚可憑如開卷東字註謂東宮複姓齊有大  
夫東宮得臣亦可據以駁左傳乎是固未足以服  
炎武也惟其斥石鼓之僞謂不足儕於二雅未免  
勇於非古釋校官之碑謂東漢時有校官亦未免  
疎於考據是則其失之臆斷者耳然在近世著錄  
金石家其本末源流燦然明白終未能或之先也

石經考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顧炎武撰考石經七種裴頤所書者無傳開元以下所刻亦無異議惟漢魏二種以後漢書儒林傳之訛遂使一字三字爭如聚訟歐陽修作集古錄疑不能明趙明誠作金石錄洪适作隸釋始詳為核定以一字為漢三字為魏然考證雖精而引據未廣論者尚有所疑炎武此書博列眾說互相參較其中如據衛恒書勢以為三字石經非邯鄲淳所書又據周書宣帝紀隋書劉焯傳以正經籍

志自鄴載入長安之誤尤為發前人所未發至於洪适隸續尚有漢儀禮一碑魏三體石經數碑又開封石經雖已汨於河水然世傳拓本尚有二碑炎武偶然未考竟置不言是則千慮一失耳

石經考一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萬斯同撰斯同有聲韻源流考已著錄石經之沿革異同唐宋以來論者齟齬不一崑山顧炎武始輯諸家之說為石經考實有剏始之功斯同是編悉載炎武之說又益以吳任臣席益范成大吾

衍董道諸家之論并及炎武所作金石文字記亦  
間附以已見雖不若杭世駿石經考異之詳辨而  
視顧氏之書已爲較備且炎武詳於漢魏而畧於  
唐宋斯同則於唐宋石經引據特詳又斯同雖在  
世駿前而世駿作考異時未見此書故此書之所  
詳者考異或轉未之及要之合三家之書參互考  
証其事乃備固未可偏廢其一也

來齋金石考三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國朝林侗撰侗字同人侯官人侗喜錄金石之文嘗

游長安求得漢甘泉宮瓦又攜拓工厯唐昭陵陪  
葬地得英公李勣以下十有六碑當時稱其好事  
是編乃總錄古今碑刻凡夏商周六秦漢十九魏  
一吳一晉五梁一後魏三北齊一後周二隋八唐  
一百七十三皆據目見者書之中間辨證大抵取  
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而頗以已意爲折衷多所  
考據又錄唐諸帝御書碑十四種獨斥武后不與  
亦深合排抑僭偽之義惟首列夏禹岫嶽碑載其  
友劉鼂石說謂當在祝融峰頂未免失之好奇又

於各碑後載入賦詠詩篇亦非歐趙以來題跋之體特其搜羅廣博鑒別尙頗詳審故考金石者亦有取焉

嵩陽石刻集記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葉封撰封字井叔黃州人順治己亥進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是編乃康熙癸丑封官登封知縣時作也登封地在嵩山南故其所錄碑刻以嵩陽爲名考此書初出之時顧炎武潘耒皆嘗議之炎武之言曰開母廟石闕銘重曰二字出楚辭遠

遊篇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也井叔誤以爲重日而言是年月一行按此一行今存六字二年之下重曰之上空石未鐫益明其非紀日矣耒之言曰太安二年後魏中嶽廟碑今在登封縣天寶十四載少陵寺還天王師子記今在少林寺井叔石刻集記不知何以遺此其說誠然然炎武金石文字記采此記者不一而足而景日珍說嵩金石類亦全用此記古今金石之書其備載全文者在宋惟洪适之隸釋隸續在明惟陶宗儀之古刻叢鈔

朱珪之名蹟錄都穆之金薤琳瑯在

國朝惟顧炎武之求古錄陳奕禧之金石遺文錄葉萬之續金石錄其餘不過題跋而已此書錄取碑文便於參考漢嵩山太室神闕銘開母廟石闕銘少室神道石闕銘以及唐之則天封祀壇碑夏日遊石淙詩歐陽趙洪皆失載而此記能收之洪書但載漢魏歐趙二錄僅迄五代此書載及宋金元明東魏嵩陽寺碑文東譎束矩譎短駟譎廵苑譎苑洋譎庠此書能是正之王士禎蠶尾集有封墓

誌稱其精爾雅說文訓詁工於篆隸又稱其手輯嵩志二十一卷復旁求漢唐以來碑板文字別爲石刻集記二卷辨證精博人比之劉原父薛尚功則當時亦重其書矣

觀妙齋金石文考畧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暎撰光暎字子中嘉興人嘉興之收藏金石者前有曹溶古林金石表後有朱彝尊吉金貞石志彝尊所藏金石刻又歸於光暎遂哀輯所得集諸家之論而爲此書前有雍正七年金介復序



稱其不減曹氏古林之富然古林金石表間有參差摻拄且無論說不及此書之有條理而吉金貞石志久無成帙或疑彝尊當日本未成書然此書內乃有引吉金貞石志一條則或存其殘藁之什一未可知也所採金石之書凡四十種文集地志說部之書又六十種可謂勤且博矣惟於瘞鶴銘不引張弔釋文於天發神讖碑不引周在浚釋文蘭亭序不引俞松續考是爲漏畧耳自昔著錄金石之家皆自据見聞爲之評說惟宋陳思寶刻叢

編則雜取金石錄復齋碑錄諸書薈粹爲之是書亦同此式每條下各注所出之書間有光暎自識者什一而已金石著錄之富無過歐陽趙洪三家而是書於隸釋所引不及十之一於集古金石二錄所引亦不甚詳至隸續暨婁機漢隸字原則皆未之及蓋諸書以攷證史事爲長而是書則以品評書迹爲主故於漢隸則宗鄭籀之評於唐碑則取趙岫之論雖同一著錄而著書之宗旨則固區以別矣

分隸偶存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萬經撰經字授一號九沙鄞縣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編上卷首作書法次作分隸書法次論分隸次論漢唐分隸同異次漢魏碑考下卷爲古今分隸人名氏始於程邈終於明末馬如玉自鄭露以前皆引據諸書惟如玉不著載何書則經所自增矣集錄金石之書梁元帝所輯不可見歐趙以下罕有論及分隸筆法者經所錄頗詳晰有門徑所列漢魏諸碑雖止所有二十一種

而考證剔抉比諸家務多者亦較精核至云唐以後隸與八分分爲二隸卽今楷書八分卽古隸書以八分爲隸趙明誠已譏之

國朝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并漢碑無不名八分以楷爲正書正恐仍蹈歐陽之失其說亦明白可據也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十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王澐撰澐有禹貢譜已著錄初宋元祐中米芾作法帖題跋以辨別真僞然芾精於賞鑒特據其筆跡以意斷之而已雖錙銖不爽究未能確指其

所以然也大觀中黃伯思作法帖刊誤始援據史籍訂其舛迕徵實有據昭昭然白黑分矣明嘉靖中上海顧從義更細勘其字畫曲折如姜夔校蘭亭序之例

國朝何焯更據姜夔絳帖平增註其上而徐葆光又雜採諸書附益之於是閣帖之得失異同漸以明備澍作是編復研究諸說衡其當否兼米黃顧三家之意而用之以史傳正訛誤以筆跡辨依託而行款標目以及釋文之類亦一一考核仍依法帖

原目分爲十卷又別爲古今法帖考一卷溯閣帖之緣起及諸帖之沿流而作者又自以所得筆法一卷併附其後雖其考正鑒別析疑辨訛不足窺欽定釋文之萬一而大輅之造肇自椎輪泰山之高不辭土壤如是編者固亦不妨旁資參證爾

竹雲題跋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澍撰皆其臨摹古帖題跋裒合成編澍本工書故精於鑒別而於源流同異考證尤詳如論西岳華山廟碑郭香察書爲校勘刻石鍾繇薦季直

表祝希哲誤作焦季直及繇結銜與史異蘭亭序  
派別聖教序始末王羲之裏鮭帖釋文誤作十九  
字瘞鶴銘非顧况亦非陶宏景同州聖教序稱龍  
朔三年時褚遂良卒已五年魏栖梧善才寺碑偽  
題遂良名遂良高士贊誤題永徽二年為甲寅岳  
珂跋寶章集誤以竇泉為竇泉朱巨川誥非徐浩  
書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篆文訛字靈飛經非鍾  
紹京書裴耀卿等奏狀非耀卿書唐明皇批荅中  
桓山之頌乃用王獻之事顏真卿宋廣平碑考異

乞米帖所稱太保是李光弼非光顏乎坐位帖年  
月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未考祭姪文告伯父文結  
銜與史異江淮帖為集字偽作李紳告身與史異  
葉慧明碑非韓擇木書撰皆引據有根柢惟謂褚  
遂良書出於曹全碑則殊臆度此碑近代始出明  
以前未有言之者也又排鄭籟蔣衡而自稱腕有  
元章鬼亦未免文人相輕之習焉

金石經眼錄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褚峻摹圖牛運震補說運震有空山堂易解已

著錄峻字千峰邵陽人工於鐫字以販鬻碑刻為業每裹糧走深山窮谷敗墟廢址之間搜求金石之文凡前人所未及錄與雖錄而非所目擊未能詳悉言之者皆據所親見繪其形狀摹其字畫併其剝蝕剝缺之處一一手自鉤勒作為縮本鐫於棗板纖悉逼真自太學石鼓以下迄於曲阜顏氏所藏漢無名碑陰為數四十有七運震各係以說詳其高卑廣狹及所在之處其假借通用之字亦畧訓釋雖所收頗狹而較向來金石之書或僅見

拓本或僅據傳聞者特為精核書成於乾隆元年峻自為序後運震又即峻此書增以巴里坤新出裴岑紀功碑改名金石圖運震未至西域僅得模糊拓本所摹頗失其真又仿岳珂之例於說後各贅以贊亦為蛇足峻復自益以唐碑別為下卷體例迥然各別尤病糅雜今以此本著錄而續刻之本則別存目焉

石經考異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有續方言已著錄是編因顧炎

武石經考猶有採摭未備辨正未明者乃爲糾訛  
補缺勒爲二卷上卷標十五目曰延熹石經曰書  
碑姓氏曰書丹不止蔡邕曰三字一字曰正始石  
經非邯鄲淳書曰魏文帝典論曰漢魏碑目曰隋  
書經籍志正誤曰鴻都學非太學曰魏太武無刻  
石經事曰顧考脫落北齊二條曰唐藝文志載石  
經與隋志不同曰唐石臺孝經曰唐石經曰張參  
五經文字下卷標三目曰蜀石經曰宋開封石經  
曰宋高宗御書石經考證皆極精核前有厲鶚全

祖望符元嘉序二首鶚序稱其五經六經七經之  
核其實一字三字之定其歸二十五碑四十八碑  
之析其數堂東堂西之殊其列自洛入鄴自汴入  
燕之分其地駁鴻都門學非太學魏石經非邯鄲  
淳書直發千古之蒙滯而又引何休公羊傳註證  
漢石經爲一字引孔穎達左傳疏稱魏石經爲三  
字以補世駿所未及祖望序亦引魏畧晉書隋志  
證邯鄲淳非無功於石經引魏書崔浩高允傳證  
魏太武時未嘗無立經事與世駿之說互存參考

而汪祚趙信符曾諸人復各抒所見互相訂正今  
並列於書中蓋合數人之力參訂成編非但據一  
人之聞見其較顧炎武之所考較爲完密亦有由  
也然尤袤遂初堂書目所列成都石刻稱論語九  
經孟子爾雅較晁公武曾宏父所記少一經亦當  
爲辨正世駿乃偶遺不載是則失之眉睫之前者  
亦足見考證之難矣

右目錄類金石之屬三十六部二百七十六卷皆文  
淵閣著錄

案隋志以秦會稽刻石及諸石經皆入小學  
宋志則金石附目錄今以集錄古刻條列名  
目者從宋志入目錄其博古圖之類因器具  
而及款識者別入譜錄石鼓文音釋之類從  
隋志別入小學蘭亭考石經考之類但徵故  
實非考文字則仍隸此門俾從類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七

史部四十三

目錄類存目

寧藩書目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初寧獻王權以永樂中改封南昌日與文士往還所纂輯及刊刻之書甚多嘉靖二十年弋陽王世子多焜求得其書目因命教授施文明校刊行之所載書凡一百三十七種詞曲院本道家煉度齋醮諸儀俱附焉前有多焜序及啓



一通後有施文明跋多焜啓中所稱父王者乃弋  
陽端惠王拱楨以嘉靖初受命攝寧府事多焜後  
亦襲封諡曰恭懿見明史諸王世表

秘閣書目

無卷數 兩淮  
鹽政採進本

明錢溥撰溥有使交錄已著錄是編前有自序蓋  
其致仕歸里後所作稱自選入東閣爲史官日閱  
中秘書凡五十餘大槩因錄其目藏以待考近見  
子山自京授職回又錄未收書目芟其重複併爲  
一集所載書祇有冊數而無卷數大抵多與文淵

閣書目相出入正統六年楊士奇等奏疏一篇亦  
附於後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此書爲馬愉撰而  
溥別有內閣書目一卷然溥序實載此書卷首疑  
虞稷所紀誤也

菘竹堂書目六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葉盛撰盛有葉文莊奏議已著錄此其家藏書  
之目首卷曰制乃官頒各書及賜書賜勅之類中  
爲經史子集各一卷末卷曰後錄則其家所刊及  
自著書前有成化七年自序謂先之以制尊朝廷

也葉氏書獨以為後錄是吾一家之書也其敘列體例大率本之馬端臨經籍考然如集部別出舉業類亦畧有所增改所載凡為冊者四千六百有奇為卷者二萬二千七百有奇在儲藏家稱極富故於舊書著錄為多獨其不載撰人姓名頗傷闕畧又別有新書目一卷附於後中載夏言王守仁諸人集皆不與盛同時蓋其子孫所續入也

文苑春秋敘錄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是書自序稱夫

子刪書百篇以寓懲勸後來選文家未有繼夫子之志而法尚書者乃錄漢詔疏以迄明太祖檄元文共為百篇名曰文苑春秋為敘錄一卷畧表作者之志自漢文以下凡十一目今已散入文苑春秋各冠本篇之首此則其單行別本也大抵皆仿尚書小序之文欲自比於王通擬經未免近妄其所去取專主明理惟漢文稍多餘則代各數篇更不足盡文章之變矣

寶文堂分類書目三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晁瑛撰瑛字君石號春陵開州人宋太子太傅  
迥之後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其子東  
吳字叔權嘉靖癸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父子  
皆喜儲藏嘗刊行諸書有飲月圃百忍堂諸板此  
本以御製爲首上卷分總經五經四書性理史子  
文集詩詞等十二目中卷分類書子雜樂府四六  
經濟舉業等六目下卷分韻書政書兵書刑書陰  
陽醫書農圃藝譜算法圖誌年譜姓氏佛藏道藏  
法帖等十五目其著錄極富雖不能盡屬古本而

每書下間爲注明某刻亦足以考見明人板本源  
流特其編次無法類目叢襍複見錯出者不一而  
足殊妨簡閱蓋愛博而未能精者也

經序錄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既作授經圖又取諸家說經之  
書各采篇首一序編爲一集以誌其槩頗嫌挂漏

國史經籍志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書首列制書類凡  
御製及中官著作記註時政敕修諸書皆附焉餘

分經史子集四部未附糾繆一卷則駁正漢書隋書唐書宋書諸藝文志及四庫書目崇文總目鄭樵藝文畧馬端臨經籍考晁公武讀書志諸家分門之誤蓋萬厯間陳于陛議修國史引竝專領其事書未成而罷僅成此志故仍以國史為名顧其書叢抄舊目無所考核不論存亡率爾濫載古來目錄惟是書最不足憑世以竝負博物之名莫之敢詰往往貽誤後生其譎詞炫世又甚於楊慎之丹鉛錄矣

經廠書目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內府所刊書目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此書亦作一卷經廠即內繙經廠明世以宦官主之書籍刊板皆貯於此所列書一百十四部凡冊數頁數紙幅多寡一一詳載蓋即當時通行則例好事者錄而傳之然大抵皆習見之書甚至神童詩百家姓亦廁其中殊為猥雜今印行之本尚有流傳往往舛錯疑誤後生蓋天祿石渠之任而以寺人領之此與唐魚朝恩判國子監何異又不止辟陽

目錄類存目 五

長信指揮馬鄭之前周勃張飛彈壓雷桐之右如  
劉知幾之所云矣明政不綱此亦一端而當時未

有論及之者宜馮保刻私印其文曰內翰之章也

按馮保印文見所作  
經書輯音序文末

讀書敏求記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錢曾撰曾字遵王自號也是翁常熟人家富圖

籍多蓄舊笈此書皆載其最佳之本手所題識彷彿

歐陽修集古錄之意凡分經史子集四目經之

支有六曰禮樂曰字學曰韻書曰書曰數書曰小

學史之支有十曰時令曰器用曰食經曰種藝曰

豢養曰傳記曰譜牒曰科第曰地理輿圖曰別志

子之支有二十曰雜家曰農家曰兵家曰天文曰

五行曰六壬曰奇門曰歷法曰卜筮曰星命曰相

法曰宅經曰葬書曰醫家曰鍼灸曰本草方書曰

傷寒曰攝生曰藝術曰類家集之支有四曰詩集

曰總集曰詩文評曰詞其分別門目多不甚可解

如五經併為一而字學韻書小學乃歧而三紀傳

編年禘史之類併為一而器用食經之類乃多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卷八十七 六

子曰儒家道家墨家縱橫家併為一而雜家農家  
兵家以下乃又縷析諸名皆離合未當又如書法  
數書本藝術而入經種藝豢養本農家而入史皆  
配隸無緒至於朱子家禮入禮樂而司馬氏書儀  
韓氏家祭禮則入史吾衍續古篆韻入字書而夏  
竦古文四聲韻則入韻書以至北夢瑣言本小說  
而入史元經本編年碧雞漫志本詞品而皆入子  
編列失次者尤不一而足其中解題大畧多論繕  
寫刊刻之工拙於考證不甚留意如韻畧易通至

謬之本而以為心目了然東坡石鼓文全本實楊  
慎偽託而以為篆籀特全臞仙史畧載元順帝為  
瀛國公子誣妄無據而以為修元史者見不及此  
了證歌稱杜光庭太素脉法稱空峒仙翁本皆偽  
託而以為實然元珠密語最為妄誕而以為申素  
問六氣之隱奧李商隱留贈畏之詩後二首本為  
誤失原題而強生曲解聲畫集本孫紹遠撰而以  
為無名氏歲寒堂詩話本張戒撰而以為趙戒魏  
校六書精蘊最穿鑿而謂徐官音釋六書之學極

佳四聲等子與劉鑑切韻指南異同不一而以為  
卽一書古三墳書及東家襍記之琴歌偽託顯然  
而依違不斷蕭常續後漢書正三國史之誤而大  
以為非王弼註老子世有刻本而以為不傳龐安  
常聖散子方宋人已力辨蘇軾之誤信而復稱道  
其說屈原賦宋玉賦漢藝文志有明文而斥錢杲  
之謂離騷為賦之非歐陽詹贈妓詩真迹至邵伯  
温時猶在而以為寄懷隱士之作皆不為確論然  
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同異見聞既博辨別

尤精但以板本而論亦可謂之賞鑒家矣

述古堂書目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國朝錢曾撰曾此編乃其藏書總目所列門類瑣碎  
冗雜全不師古其分隸諸書尤舛謬顛倒不可名  
狀較讀書敏求記更無條理如楊伯崑九經補韻  
乃摭九經之字以補禮部韻畧非九經音釋而列  
之於經玉篇龍龕手鏡篇海從古正文皆字書也  
而列之韻學嘯堂集古錄乃博古圖之類而列之  
六書東觀餘論乃雜編題跋寶章待訪錄乃蒐求

書畫而列之於金石班馬異同兩漢刊誤補遺後漢書年表乃正史之支流兩漢博聞乃類書唐闕史乃小說而列之雜史資治通鑑入正史而所謂編年一門乃收甲子紀元之類政和五禮新儀入禮樂而大金集禮入政刑五本經李翱所作本爲博戲禁扁王士點所作雜記宮殿而均入之營造東國史畧之類人外夷而高麗圖經真臘風土記安南志畧越嶠書西洋番國志又入別志澌水志本地理而入之於掌故釋名本小學而入之雜子

伯牙琴本別集入蜀記本傳記而入之小說土牛經本五行而入之鳥獸帝範唐太宗作而入之疏諫容齋五筆本說部羣書歸正集本儒家滄海遺珠本總集而入之類書詩律武庫本類書滄浪吟卷本別集而入之詩話文章軌範本總集而入之詩文評大抵但循名目不檢本書鄭樵所譏以樹萱錄入農家者殆於近之至於以汪藻浮溪文粹爲汪應辰以王燾外臺秘要爲林億撰人乖舛者尤不可以毛舉曾號多見古書而荒謬至此真不



可解之事矣

讀書叢殘三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鉞撰鉞有粵遊日記已著錄是書舊題長洲顧嗣立大興王兆符合編前一卷皆跋漢魏叢書後二卷皆跋說郛別有刊本在任菴五書中以前一卷自爲一書題曰墨餘筆記後二卷則仍名讀書叢殘而刪其每書之標目頗憤憤不可辨別此蓋其原本也

別本讀書叢殘二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鉞撰所跋漢魏叢書於真偽多不能辨別如跋易林謂焦延壽易得之孟喜不知劉向記施讐證延壽妄言事謂漢武內傳出班固不知晁公武所記本無撰人秘辛不知出楊慎續齊諧記不知出東陽無疑謂古無其書特借莊周之文西京雜記不知出吳均率襲舛因訛無所訂正其品評諸書謂白虎通爲文情詭激時出快語謂獨斷爲奇情快筆之類尤與其書全不相似惟辨吳越春秋及天祿閣外史二條差有考證爾

明藝文志五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尤侗撰侗字展成號悔菴又稱艮齋又號西堂長洲人由拔貢生任永平府推官康熙己未

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官至侍講是編即其初入

翰林纂修明史之志稿也凡易類二百六十八部

書類一百五部詩類九十部禮類一百六十一部

樂類八十四部春秋類一百五十七部孝經類三

十部諸經類八十二部四書類一百七十七部小

學類一百八十三部正史類四百七十一部稗史

類一百十部傳紀類二百五十部典故類二百四

十六部地理類五百九十一部譜系類一百四部

儒家類五百十一部道家類一百十部釋家類二

百二十部農家類八十七部法家類五十一部兵

家類六十六部小說類三百七十一部五行類八

十二部藝術類二百十三部奏議類二百九十八

部詩文類一千六百四十五部選纂類三百七十

八部所摭拾既多挂漏又往往不載卷數及撰人

姓名其例惟載有明一代著作而前史所載則不

錄蓋用劉知幾之說然如朱鑑朱子易說薛季宣

書古文訓案原本作薛士龍鄭敷文書說段昌武

毛詩集解張處月令解傅崧卿夏小正解余允文

尊孟辨楊伯岳九經韻補案原本誤作楊徐子光

蒙求補註胡舜陟孔子編年陳埴木鐘集案原本

植邱濬牡丹榮辱志案此邱濬與明大學士邱陳

思海棠譜龐元英談藪陳郁藏一話腴陳應行吟

窓雜錄潘用牧記纂淵海蕭恭文錦繡萬花谷章

如愚山堂考索皆灼然宋人朱公遷詩傳疏義四

書通旨史伯璿四書管窺毛應龍周禮集傳程端

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陸輔之吳中舊事王

惲中堂紀事玉堂嘉話潘昂霄河源志按原本誤

王禎農書張養浩三事忠告盛如梓老學叢談李

冶測圓海鏡危亦林得效方范梈木天禁語以及

周伯琦楊允孚李存吳海陳基諸集皆灼然元人

甚至袁昂書評收及南齊之人而荀悅漢紀袁宏

後漢紀為黃省曾所刻管子韓子為趙用賢所刻

皆但有刊板之功並無注書之事而以為黃省曾

兩漢紀趙用賢管子韓子是某人所刊即署某人恐有明一代之書板志不勝收矣諸史之志惟宋史蕪雜荒謬不足為憑此志又出宋志之下後來欽定明史削侗此稿重加編定固至允之鑒也

易傳辨異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翟均廉撰均廉字春沘錢塘人乾隆乙酉舉人官內閣中書舍人其書考自漢訖元諸家易註源流得失凡一百一十四條中間惟辨朱彝尊誤引張氏易毛奇齡誤引劉表易及蔡尊誤荀輝為長

倩宋咸不及見鮮于侁易四條差有考證其餘一百一十條皆刺取經義考之文而排比聯貫之者也

右目錄類經籍之屬十四部四十一卷 內二部無卷數 皆附

存目

吳下塚墓遺文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賞錄已著錄穆好金石遺文所作西使記金薤琳琅諸書載古碑為多此書專錄吳中銘志之文凡三十四首皆諸家集

中所不概見故謂之遺文

水經注碑目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昔宋洪适作隸釋嘗以水經注所載諸碑類爲三卷慎偶然未檢遂復著此編未免爲牀上之牀且精密亦不及适其中梵經仙笈荒邈難稽如阿育王巴達佛邑大塔石柱銘泥犁城師子柱銘王母崑崙銅柱銘希有鳥銘皆不見採錄是固傳信之道然覆釜山金簡玉字書豈果有遺刻可徵何自亂其例也又其

他註中所有而遺漏者甚多卽以河水一篇而論海門口大禹祠三石碑夏陽城西北司馬遷廟二碑郟陽城南文母廟碑臨洮金狄胸碑陝縣五戶祠銘洛陽縣北河平侯祠碑黎陽縣南黎山碑涼城縣伍子胥廟碑濮陽城南鄧艾廟碑一槩闕如何所見而刪之也至每條下所註忽有標識忽用酈道元語如郎山君碑云在今保定府是慎語也盧龍九崢山刊石碑稱其銘尚存是道元本文矣混淆不分亦無體例後附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

曾鞏金石錄跋尾所載唐以前碑其病亦同且象之南宋人鞏北宋人以象之列鞏前尤為失考嘉靖丁酉雲南按察副使永康朱方為之刊板蓋未察其疎舛也

蒼潤軒碑跋紀一卷續紀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盛時泰撰時泰字仲交上元人以諸生貢太學善畫水墨竹石居近西冶城家有小軒文徵明題曰蒼潤蓋以時泰畫倣倪瓚而沈周題倪畫詩有筆蹤要是存蒼潤句也是紀所著碑板於金陵六

朝諸蹟為多率皆借觀於人非盡出所自藏又多但据墨本而不復詳考原石即如孔廟漢史晨碑後有武周時諸人題字乃疑為於別刻得之則並未見全碑又如唐元和六年刻晉王羲之書周孝侯碑為陸機文陸機之文既不應羲之書且其中於唐諸帝諱皆缺筆其偽可不辨而明而是紀乃信為羲之所書則於考證全疎矣

瘞鶴銘考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顧元慶撰元慶有雲林遺事已著錄元慶為都

穆弟子是書所錄銘詞跋語蓋從穆得之頗與今  
玉烟堂帖相類按穆自云可讀者僅二十字因搨  
以歸又云銘殘缺而錄其全文然銘既殘缺則非  
全文可知宋人如黃伯思東觀餘論董道廣川書  
跋元人如陶宗儀輟耕錄所載雖互有異同總非  
首尾完具之本

國朝張弢作瘞鶴銘辨僅於董黃之外復得八字至  
陳鵬年始出此石於江益證佐鑿鑿無可假借穆  
於何處得全文耶至所列諸家之說紛紜舛結究

不能斷其是非尤無取乎有此考也

金陵古金石考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顧起元撰起元字太初江寧人萬曆戊戌進士  
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謚文莊其  
書於金陵所有古金石以年代排纂各紀所在及  
撰人書人姓名無所考證

碑目三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孫克宏撰克宏華亭人萬曆戊戌進士官至漢  
陽府知府其書畧仿陳思寶刻叢編之例統載天

下碑目舛謬頗多如所載順天府下有漢北岳安天王碑考金石錄集古錄漢隸字源諸書漢無北岳安天王碑惟金石錄載有唐安天王碑陰乃天寶七年五月所立則不但誤題朝代併碑之字畫亦訛又石墨鐫華載宋亦有安天聖帝碑云在岳廟宋時岳廟當屬真定之曲陽而亦屬之順天如此之類不可縷舉殊不足依據也

唐碑帖跋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周錫珪撰錫珪字禹錫會稽人是書所載皆唐

碑惟末附五代楊凝式一人皆就錫珪所見各為題跋如尉遲敬德碑其石尚存乃遺不載知其不主求備矣其中如辨鍾紹京靈飛六甲經為玉真公主奉敕檢校寫公主於天寶元年卒天寶三年始改年為載卷中所說與史不符亦頗見考證至辨肚痛帖為偽作非張旭書辨停雲館帖所刻顏真卿書朱巨川告身及多寶塔碑皆徐浩書謂書有性情如人之老少肥瘠不同而性情不易此書較顏諸碑毫髮無似者格律嚴而法度謹東海之



家學也人少嫌其近佐史以此推究更無可疑云  
云則別無顯證直以已意斷之矣黃伯思米芾精  
鑒入神所定閣帖真偽後人尚有異同此事亦談  
何容易也

金石備考十四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舊本題關中來濬揆自署其字曰梅岑不著時代  
陝西地志亦均不載其姓名考太學進士題名碑  
陝西有來聘來儼然來復皆三原人濬豈其族歟  
書中有萬厯間潁井出蘭亭事則是明萬厯後人

又稱國學蘭亭卽定武本則是趙孟堅柯九思所  
藏肥瘦二本尚未著錄流傳之日其書殆著於明  
末原本未標卷次以其分省之序當爲一十三卷  
合附載一卷共爲十四卷其曰備考者蓋以祇据  
前人所著錄者存其名目以資檢括非比歐趙諸  
書薈萃論次者也然旣撮爲一編則亦應畧爲考  
證俾存亡真贋釐然可考方足成書而槩無別擇  
視孫克宏于奕正諸書詳則過之而訛謬亦復不  
減其最甚者如周穆王贊皇壇山吉日癸巳字誤

為史籀書濟寧王安石詩碑誤為党懷英詩慈恩  
寺塔褚遂良書聖教序誤為臨王羲之書釋夢英  
傳千文誤為李陽水書此人名之舛也皇象篆書  
吳紀功碑誤為八分書此字體之舛也唐高正臣  
書明徵君碑誤為宋人辰州桐柱記誤為晉刻以  
謝靈運誤為唐人此時代之舛也房元齡碑在西  
安魯峻碑在濟寧而皆誤云在章邱衡方碑在汶  
上張九齡碑在韶州而皆誤云在西安又若漢周  
憬碑則湖廣桂陽與廣東樂昌兩載房山隋石經

許州上尊號碑嵩山徐浩碑永州中興頌長沙嶽  
麓寺李邕碑則一處而兩見此地理之舛也即其  
注於條下曰今斷曰今殘缺者亦是所据之書如  
此非得自目見雖備攷不妨存疑然於哀輯亦太  
草畧矣

天下金石志 無卷數 山東 巡撫採進本

明于奕正撰奕正有帝京景物畧已著錄是書具  
載古來金石之所在畧註撰書人姓名年月亦間  
有所考證其中如衡方碑在山東而以為在陝西

唐顏氏家廟碑今在西安府儒學而以為在曲阜  
又杭州府學有宋高宗御書石經古刻猶存而此  
編不載未免疏漏蓋奕正生長京師平生未出國  
門晚年始一游江南遂以旅卒其耳目所及者隘  
其不能詳者亦宜也書前有金鉉序又有劉侗畧  
述六則詞頗儂佻蓋染竟陵公安之習者獨其稱  
孫雪居誤以李翁郁閣頌在冀郡潁川荀淑碑在  
潁上周少魯不載董仲舒漢贊於真定天寧寺隋  
碑於宛平均為舛謬奕正此書正孫本者十四正

周本者十七則尚為公論云

禊帖綜聞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世安撰世安有大易則通已著錄是書薈萃  
古今禊帖題識皆習見陳言後旁考同會諸人仕  
履尤與書法無關至指摘帖中歲會蘭亭禊絃快  
倦撰等字不合六書是又別為一家之學不宜以  
論古帖也

金石表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國朝曹溶撰溶有崇禎五十宰相傳已著錄是書雜

列所蓄碑帖之目前有自序稱余行塞上見古碑橫芴草間偶一動念古人遺跡歷千百年自吾世而湮沒之爲可惜搜自境內以至遠地積五年得八百餘本經以碑緯以撰者書者之姓名及所立之地與世與年合而成表然其書與他家碑目相等無所謂體仿周譜旁行斜上之式以表爲名殊不相稱其間既不從歐趙不分時代之例而所列時代不以年序亦不以地序六朝以前合而爲一尤爲雜糅似乎未經編次之本且八百餘本之中

惟楊珣殘碑註疑非是再考五字餘皆不置一詞亦不足以資考證又王羲之書曹娥碑樂毅論諸條下皆註宋搨字是雜錄古帖並非金石之存於今者矣

間者軒帖考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是編所記自蘭亭而下至文徵明之停雲館帖凡三十有八種一一考其源流品其次第書成於順治丁亥在庚子銷夏記之前故所記互有詳畧

天發神讖碑釋文一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國朝周在浚撰在浚字雪客祥符人流寓江寧是碑本在江寧城南之巖山後在天禧寺門外至宋胡宗愈移置轉運司後圃元楊益又移置府學中一名三段碑吳天璽元年刻石黃伯思以爲皇象書或以爲蘇建其字怪偉兼以碑斷裂頗難辨識在浚合其石貫以鉅鐵重爲釋文而以諸家題跋附之考吳志及許嵩建康實錄皆謂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四

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巖山紀功德卽此碑也而趙明誠金石錄載天發神讖碑乃謂天璽元年秋八月鄱陽言厯陽石理成字凡二十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今此碑乃在金陵莫可考究不知吳志載秋八月獲石厯陽在獲石臨平湖之後別自一事明誠誤以此碑當之宜其牴牾又歐陽修集古錄載吳國山碑謂孫皓天冊元年禪於國山改元天璽考吳志吳旣改元天璽之後又於吳興陽羨山獲石長十餘丈名曰石

寶遂禪於國山明年改元天紀其事亦在此碑之後故金石錄既載天發神讖碑又載吳國山碑修誤合爲一亦未考也此書前列斷碑殘字後列金石輿地之書有可考證者凡數十條而金石集古二錄獨不見採殆以其舛異不取歟所列碑中殘文較金石錄多一百七十七字蓋明誠所據乃不完之搨本而在浚則親至其地勘驗原石也

昭陵六駿贊辨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張弼撰弼字力臣山陽人博學嗜古尤究心金

石之文後以聾廢而考證彌勤以昭陵六馬圖贊或以爲太宗御撰或以爲殷仲容撰或以爲歐陽詢書或以爲殷仲容書趙岫諸家輾轉訛異因親至其側勘驗繪圖以趙明誠金石錄爲據定以六馬贊爲歐陽詢書諸降將姓名爲殷仲容書文已盡泐確爲誰撰弼亦不能考矣

瘞鶴銘辨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張弼撰弼親至焦山搨原銘較宋黃長睿董道所載者多得八字所辨亦較顧起元書爲詳核

瘞鶴銘考一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國朝汪士鋐撰士鋐字文升長洲人康熙丁丑進士官至右春坊右中允瘞鶴銘在鎮江府焦山之下以雷震墮入江其石破碎不完故字多殘缺傳本往往不同又作書者或以爲王羲之或以爲陶宏景或以爲顧況自宋歐陽修集古錄以後著錄者數十家彼此譏駁幾如聚訟而海昌陳氏玉煙堂帖本尤爲輾轉失真康熙丁未淮安張昭親至水滢仰卧而手搨之共得六十九字較諸本獨多因

爲考證成書後四十六年陳鵬年守鎮江乃募工出石於江中陷之焦山亭壁間其石分而爲五所存七十七字又不全九字其無字處以空石補之按其辭義補綴聯合益爲完善士鋐因備採昔人之論并引昭說而折衷之以鵬年所出石本爲圖列諸卷首彙爲此考搜羅頗稱詳盡案元郝經陵川集載焦山寺僧寄瘞鶴銘考證一卷又明司馬泰家藏書目內亦有瘞鶴銘考之目今皆不傳此書當原石出水之後視張昭所錄較更詳也

金石遺文錄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奕禧撰奕禧字子文號香泉海寧人由貢生官至南安府知府奕禧以書著名是書爲書法而作就所得金石採錄其文彙輯成帙王士禛分廿餘話稱奕禧於秦漢唐宋以來金石文字收藏尤富皆爲題跋辨證而以爲米元章黃伯思一流人蓋卽指是書然其採輯前人論說及奕禧自綴論者僅漢碑數種而已唐碑以後十不逢一則是意在錄文而不全在跋也卽以錄文而論亦尠體例

如漢碑中錄侯成唐扶逢盛諸篇皆拓本之不存於今者不知奕禧果見其拓本抑或僅於金石書中錄之若果見拓本則是希有之蹟必當詳注所自來若僅從金石書抄取則挂漏在所不免矣至於碑之原額原題頗有改竄又於題下標列姓氏類坊刻時文之式篇內訛脫更復不可枚舉若碑有傳摹先後之不同有存字多寡拓本傳寫之不同而此書亦復不加審擇甚至少林寺戒壇銘一篇真贋二本竝存又如明皇之孝經注顏元孫之



干祿字書則連篇全載浯溪中興頌則於王士禎  
浯溪考一字不遺而漢唐諸碑前人剖辨最有關  
係者乃一字不錄後載奕禧自書諸碑蓋用宋曾  
宏父載鳳墅帖於石刻鋪叙卷尾之意然其於  
本朝人諸石刻僅載傅山鄭簠二通卽接以自書諸  
碑而於元明碑亦寥寥無幾皆體例之不相稱者  
又其書旣爲書法而作則每碑自應詳著其字體  
而書內或著或否參差不一其諸碑所在地名亦  
不詳著皆非輯錄之體似是哀輯未成之書也

續金石錄

無卷數 編修  
翁方綱家藏本

國朝葉萬撰萬字石君常熟人卷前有汪士鋐何焯  
顧有典同校名氏其書著錄金石用洪适隸釋例  
多載全文竝著其闕字之數行列之式欲以續趙  
明誠之書所載古碑於金薤琳琅諸書缺文漏字  
亦間有補益然金與石旣雜糅不倫石刻與法帖  
又偏枯不備甚至婁堅所作戲鴻堂帖諸跋亦闌  
入石刻之內雖曾宏父石刻鋪叙嘗有此例不知  
石刻鋪叙大指以鳳墅帖爲主專爲法帖而作故

自淳化大觀以來歷歷縷述此書編錄金石例迥殊也至如鏡硯剛卯自宜另列古器一門乃雜然竝收亦無編次所載古今聚金石刻諸姓氏前後叢脞又復漏不一甚至訛劉攽之先秦古器記為先秦奇器錄殆未睹原書轉相稗販致有此失矣

金石續錄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劉青藜撰青藜字太乙襄城人康熙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是編即其家藏金石諸刻各為題跋其子伯安纂錄成帙其弟青震序之所見既乏奇秘

所跋亦罕考證

中州金石考八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黃叔璥撰叔璥有南征記程已著錄是書則其官河南開歸道時所輯也成於乾隆辛酉所錄中州金石自商周以至元明蒐采頗富然既以十府三州分目則疆域井然不容牽混而邲縣蘇軾蜀岡詩石刻第八卷內乃兩收此類未免失檢又所載金石皆不著其存亡即如自序中明言漢碑祇存其七而所載漢時金石乃至百二十種則是據

前人所述概爲錄入其中重刻者傳疑者又不盡著其由來殊非記實之意又每種之下宜一一具載立石年月撰書人姓名其不可考者則著其闕文方足徵信而是書或著或否則體例亦未畫一至於郡縣地名古今沿革之殊或前人著錄稱某碑在某州縣而今改其名者亦宜疏明以資考核如石梁今已爲縣而稱徐庶母碑在州城東之類尤端委未明是皆由輯書時未嘗親見原碑或据金石舊書或据郡縣諸志故也

石蹟記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姓氏觀其所載碑刻雖訖於金元而稱江南不稱南直隸稱江寧不稱應天府是

國朝人所著矣其書分地編載殊多挂漏如順天載金國子學石經而杭州府南宋石經則不錄階州之西狹頌人所共知亦復不載有絳帖而無潭帖汝帖凡此之類不可殫記或就其家所藏者著錄耶

金石圖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褚峻摹圖牛運震補說初峻先刻此書上卷名  
金石經眼錄尚未載後漢永和二年燉煌太守裴  
岑紀功碑後與運震重編是圖運震始以副使郭  
朝祚所貽摹本補入然此一碑其出最晚又遠在  
玉門陽關以外非所親覩故字體頗失其真卽字  
畫亦多舛異如灰字碑本從广此乃從疒碑本云  
邊竟又安此乃作又安碑本云立德祠此乃作立  
海祠皆顯然之誤其刊刻亦不及諸圖之工豈此  
碑非峻所摹而運震於續得之時別令拙工補之

歟其下卷則自吳天發神識碑魏受禪碑以下迄  
於唐顏真卿家廟碑凡六十圖每碑繪其形製而  
具說於其上其文則但於一碑之中鈎摹數十字  
或數字以存其筆法不似漢以前碑之全載蓋欲  
省縮本之工遂致變其體例其字又隨意摘錄詞  
不相屬於義殊無所取且拓本多行於世亦不藉  
此數十字以傳徒涉買菜求益之誚故今仍以經  
眼錄著錄而此刻附存其目焉

右目錄類金石之屬二十二部六十卷 內三部無卷數 皆附



